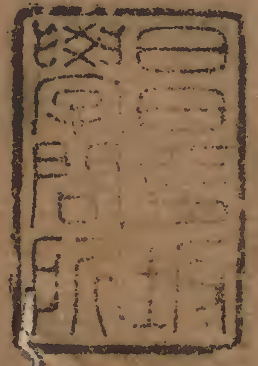


孟子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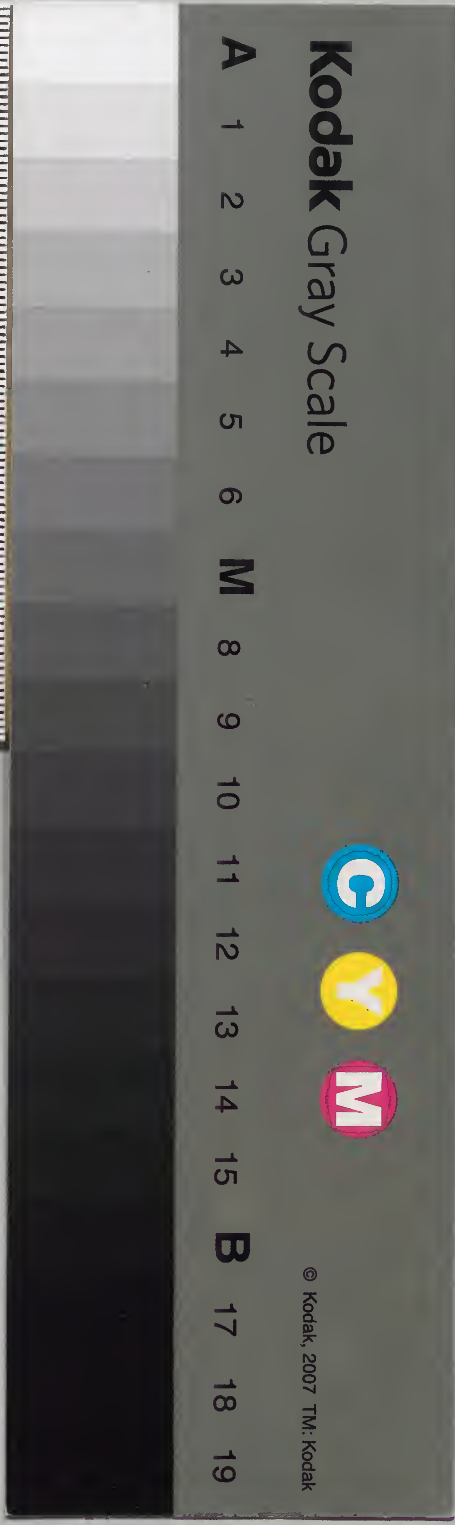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五	
二	四	〇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	八			漢
七	五			
函				
一	二	二		書
七	四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0
冊數	24 ( 20 )
函號	277160

增訂四書大全 二十

七八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淺草文庫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學即大學之要指凡

修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黃氏震曰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於章言諸侯恥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戡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從易明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

孟子集註

卷之七

離婁上

一

適喜齋





說統曰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章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蔑視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井田學校等法故也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呂晚村曰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

不能平治天下

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

從前許多聖人積禮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

為員之器也所運以為圓之筵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今曲師尺也

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

曠字子野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音同陰陽

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

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音泰簇音疾姑洗音先

先盡為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

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

堯舜之道雖過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

蕤音追賓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且以其能監前

呂應鐘為陰也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

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

陰大夏西戎之國昆侖山名也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開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箏

為皆苛節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皆可以生之此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

湖南講曰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

始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

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

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

六曰仲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趙氏曰只言

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

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鐘

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鐘於黃

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泉萃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

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

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通喜齋



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下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丑十二月。夾者。乎甲言萬物乎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亥十月。

五音宮商角

徵展里羽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人心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

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

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一陽開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徵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禮運孔疏。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鐘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聲。言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黃鐘為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鐘為第二宮。上生大



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鐘為  
 角大簇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羽下  
 生應鐘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  
 洗為徵下生應鐘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  
 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鐘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  
 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徵上生蕤賓為  
 實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徵上  
 角蕤賓為七宮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角應鐘  
 夾鐘為羽下生無射為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羽上  
 為徵上生夾鐘為商下生無射為徵下生無射為羽  
 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鐘為商下生無射為徵下生  
 中呂為羽上生黃鐘為角夾鐘為徵下生無射為羽  
 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鐘為羽下生林鐘為角  
 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大簇為角中呂為徵上生黃  
 生林鐘為羽上生大簇為角中呂為徵上生黃鐘為商  
 黃鐘為徵下生林鐘為商上生大簇為羽下生南呂  
 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  
 故云終於南呂○禮書曰黃鐘太簇姑洗損陽以生

陰林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  
 陽以生陰大呂夾鐘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鐘  
 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鐘至應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  
 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  
 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  
 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  
 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  
 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鐘三律為下  
 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共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為  
 下生呂至上生誤矣○律呂新書按黃鐘之數九九  
 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  
 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  
 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  
 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  
 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  
 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  
 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  
 十八矣○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  
 律呂新書按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



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按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朱子文集聲律辨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

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始。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



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以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豈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黃帝大舜之君。恰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

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答廖子晦書。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羽林鐘為徵南呂為角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為宮太簇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鐘定為徵南呂定為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

五  
卷之七  
離婁上  
六  
適喜齋



次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換得各用其全律  
之正聲白林鐘之宮而生太簇之祚則林鐘六寸而  
太簇八寸祚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  
而言雖當為林鐘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  
宮下生祚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  
太簇半律四寸之祚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  
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  
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  
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  
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  
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  
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半聲者  
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鐘大呂太簇  
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祚始見  
於國語註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  
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為宮則第  
六變得應鐘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祚如林鐘  
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

讀本

祚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  
為七均祖季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  
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  
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理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  
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  
為先後也○答張仁叔書所論律呂須作一圖子分  
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  
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  
十二律之位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  
序分明不可如此空說也蓋正是全律之聲如黃  
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  
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  
律若短即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  
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  
有正聲又皆以子聲以共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  
於太簇無子聲以共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  
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為宮則黃鐘為徵而當用子  
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七 論喜齋



湖南講曰問本章語氣如不以仁政等句皆以反言而  
不作正語何故曰正言之只  
一語法先王之道便了那自  
許多文字蓋非正言則不穩  
實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  
坤渾渾一兩語已無剩意故  
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  
開闢頓挫之法以通出正意  
故多用反語即此可知看孟  
了之法又問通章固是行先  
王之道而中間曰遵曰揆遵  
則不過守其成規揆則須有  
籌度較量曰凡看書要有通  
章精神專注所在如書龍點  
睛通體俱為生動此章展轉  
提嚨先王之道便見總要人  
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

須體文帶過若處處破碎研  
求傷字義看大像細賦通章  
精神反提掣不出  
說約曰按達說全章知乎分  
上論為治之道下勉君臣當  
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分作  
四段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  
能以自行言舍法無以成治  
曰詩云不愆不忘是謂智  
了言治法所當遵向是以唯  
有者至喪無言矣是責其君  
當行不政曰詩云天之方糺  
不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其  
君以行不政大夫明有司  
政曰字皆收繳意勿如常證  
把不愆不忘節帶上亦有妙  
份按說約不愆不忘節  
作兩段雖似有理然存疑  
之意謂第一段只是說法之  
不可不遵第二段則從聖人

以林鐘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州子  
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 范氏曰此言治

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雙峰饒

知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  
可無之况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  
治天下况後世乎 蒙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  
古者聖君賢相有是心雖戰國之君臣亦有是心焉  
但古之聖君賢相則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如此章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  
仁覆天下矣若當時君臣則雖有是心而蔽於物欲  
狃於功利而不能師先王以行仁政此治亂之所以  
分也 蓋自開闢以來所歷聖君賢相多矣其所以  
為生民計者悉矣凡皆仁民之實政也後之人亦不  
用有所作為矣但時有增損而已所謂文武之政布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政舉則其治功成矣夫  
何為哉不然事不師古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  
治矣此孟子此章之意也 存疑此章言治天下不

可無法度自首節至為政不因先王之治 謂智乎  
當作兩段看自離婁之明至先王之法而 未之有  
是一段自聖人既竭目力至可謂智乎是一段首段  
言舍法無以成治二段言法所由出而治所當因也  
○凡治皆有簡法度規矩六律仁政便是制器審音  
為治之法度人所必由決無空手而能獨成之理故  
雖堯舜離婁公輸師曠之聰明巧聖亦有所不能此  
見法度為治不可無也聖人既竭目力一節定承此  
言古之聖人創立法度正是為凡事無簡法度不得  
所以既竭耳目心思之力又制為法度以繼續之由  
是凡事可成後之作事者皆因其成法去做而利遂  
及乎天下後世所以說不可勝用仁覆天下此見法  
度之所由出也 蒙引 此道字指仁心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八 逆喜齋



立法說起而仍以遵法作收  
分得也似清楚正不必拘四  
簡故曰字樣也  
則非有據慶源輔氏則有  
淺深蓋蒙引是合言之而輔  
氏是分言之也初不相妨又  
曰仁心自政合言之則是一  
件有仁心自然有仁政無仁  
政亦叫不得有仁心然分言  
之則是二件此章重在分言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  
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  
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  
仁可謂有仁聞。都玩 逆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  
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  
之。於是朝野諛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  
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  
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  
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  
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米之不精者，郎葛洛蓋力制  
三反，身衣去聲布衣，木綿帛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  
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  
之。由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

也。○注大脯，牛脩鹿脯也。記曲禮：下凡祭宗廟之禮，  
其牛曰一元，大武脯曰尹祭。注：元，頭；武，迹；尹，正也。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樹王政之本也。今日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在此心之外也。朱子  
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  
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  
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  
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  
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  
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  
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  
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  
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  
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利妄作之失。譬



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者幾希矣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雲峰胡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附存疑今有仁心仁聞一節是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証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意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也○法於後世者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垂訓於來世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如此○蒙引兼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只言仁心一理也○當時諸侯若能行先王之政只用孟子首篇不違農時一條則民之養生喪

死無憾矣只用五畝之宅一條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謂先王之道謂此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

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

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

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於法正謂此也朱子曰所謂文章

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



說者曰或問隨時制宜亦可  
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先王  
也方員之巧萬有不同未有  
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

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  
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  
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  
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  
人事事效先王也

焦漪園曰此節不止是說聖  
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  
耳聖人固仁心不足以覆天  
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  
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  
立法之意如此為政者而可  
以廢法乎

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通考楊氏與曰後世  
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世之  
異不可也學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臣  
必學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學也後之世君  
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亦有之矣  
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奄有  
天下之大不資於學雖抱堯舜孔顏之質有能不為  
物之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脩  
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  
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  
會之閒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為而欲與三代擬隆  
非所聞也附存疑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或是古語  
引之重在上一句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詩傳讀樂音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

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

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  
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附存疑先  
王之法咸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咸具備故遵之而  
不遺忘遵先王之法而過此過字與上過字不同不  
能平治天下乃過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

聲通考張氏師曾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  
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覆敷救反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七 適喜齋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數救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為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還也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雙峰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

人而止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附蒙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大註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存疑蒙引或問聖人本身若竭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安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子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之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此說是也又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所及者無幾此說不是即先儒臆說也只竭心思而無仁政決無惠可及民何說無幾蒙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讀截以為方員平直屬下文讀依愚見準繩下用箇以字文勢未斷况上曰既竭目力下只曰繼之以規矩準繩上曰既竭耳力下只曰繼之



以六律任意亦未完以為方員平直正五音只當連上文讀為是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附蒙引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

道君臣俱在內不可專指人君說下面方分言君臣當各任其責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

也貫前第一節意播惡於眾謂貽息於下也存疑不仁者不以仁心仁聞

行先王之道也就是無道揆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

度音鐸下度量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

音同也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

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

說統曰大凡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的不知吾人之心思如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豈不是不知○份按此條只就太過一邊說愚謂須兼下及一邊說方完備○真註曰可謂知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困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辯焉得為智

翼註曰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臣民胥被其化意又以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為不

仁即是不仁之惡流播於眾處○困勉錄曰是即註所謂貽患也

說統曰此節正是播惡於眾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鄒嶧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其皆玩視而不信也○徐玄扈曰道揆有圓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君主圖臣執方也





處蒙引在朝字工字君子小人字上看出故曰漸說得廣存疑則從信字犯字上看出二說可兼用又曰下無法守五句總因上無道揆生來但工不信度小人犯刑二句則又曰下無法守生耳又曰蒙引又謂下字兼臣民雖似有理然與其所謂漸說得廣之意又相戾矣只從存疑也罷○份按困勉錄云無法守只依蒙引謂法為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為是存疑謂只是上妄為則下亦妄作誤也愚謂二說皆似有理未可竟以存疑為非

說統曰只是一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曰迫揆其合大理人情之宜曰義中問先後緩急有條有理曰禮書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則曰法曰度

份按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二句已將語類原文改壞語類原文云此學字是貴下無法守倘上無道揆則下許多無法守人並起而居高位云云○則謂之喪亡無日矣之下云所以謂之賊民盡害民非賊而何此三句亦不可刪○據語類此條賊

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失信度  
**存疑**有道之君在上則下而百官各奉職守法若為君者不以道自處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凡物必用之而後信若不用則玩視而不信故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有然以不用而信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不信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為泛常肆意妄行干名犯義而無顧忌故曰君子犯義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泛常作奸作惡而干犯刑憲故曰小人犯刑是皆相因之勢有必然者而其本則在於上之不仁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與辟

關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去聲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朱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

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南軒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為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覲其可行也上



民是連下無學句指臣說與  
首起而居高位也蒙引則就  
奸民如陳勝吳廣黃巢朱溫  
之徒說愚謂此言當從語類  
為是然蒙引所云亦似有理

皇註曰泄泄註云急緩悅從  
又云不急救正之急字反息  
緩救正反悅然南齊書君  
無義節方可發透○張何初  
曰息緩而不直切悅從而下  
無禮

皇註曰泄泄猶沓沓也不徒  
謂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  
以深著其緩慢慢事之罪○  
皇勉錄曰上泄泄猶沓沓只  
引俗語以互證其義下猶沓  
沓也乃指此等人所為之實  
如此又曰虞伯生云唐虞之  
臣師師三代之臣蹇蹇隆周

之臣諄諄衰周之臣泄泄戰  
國之臣沓沓  
皇勉錄曰蒙引云進退無禮  
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  
以禮但知得祿之為重雖不  
當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  
退則此進退即進以禮退以  
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望其  
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之間  
不以禮但見其擊趨尚奔奔  
走承順而已如此又安望其  
正君哉二說皆可按蒙引前  
一說亦該得後一說不若存  
疑只從前一說為是

份按可必行下原文云陳善  
閉邪是仔細著工夫去做務  
引其君於當道愚謂仔細著

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  
存疑上無禮下無學要歸只在上無道揆下無法守  
內道即理也禮即理之有節文  
者也下無學其無法守可知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 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息緩悅從之貌言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詆典禮反 附存疑責難陳善事君之義也 事君無義言不責難陳善陳力就就致不

者止進退之禮也進不能陳力就列而又不能止是  
進退無禮也言則非先王之道詆毀先王之道謂不  
可行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

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朱子曰恭與敬大 槩也一般只是恭

意思較濶大敬意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  
志以帝王之道為必不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  
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  
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



工夫何與上先立箇大志緊  
相對對豈可刪去  
徐自漢曰陳善與責難共是  
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蓋以其  
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  
大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  
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密  
處故曰敬陳責非有兩功恭  
敬非有兩念○困勉錄曰此  
處恭與敬乃大綱細目之分

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  
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  
乎開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  
虛語哉○雙峰饒氏曰恭有對敬言者有即是敬者  
如中庸篤恭書允恭 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  
之類恭即是敬也  
**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  
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  
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曰  
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  
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開做不得一分矣  
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  
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  
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附  
存疑責難是大綱事陳善閉邪是裏面工夫人臣以  
堯舜之道望其君若非隨事陳納開道豈能有濟故  
陳善閉邪是責難工夫○淺說人臣以難事責於君

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為堯舜之君也是  
以高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得不謂之恭其  
君乎聞陳善道言如何而為仁心如何而為仁政使  
其君曉然知善道之所在而有以閉其邪心是以誠  
實事其君而不以容貌事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  
其君得不謂之敬其君乎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  
**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  
**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軒南  
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  
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  
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  
行焉此孟子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  
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  
則亦安能有成哉○雲峰胡氏曰君當盡君之責而  
莫先於仁臣當盡臣  
之責而莫先於敬

五十一  
離婁上  
遊喜齋



陳伯玉曰至即至善之至。呂晚村曰日巧之法自以為已方已員矣然試將曲尺一量規車一轉使其間稍有分毫未方未員者皆不可欺掩矣故自有規矩則天下只有方一箇員如無規矩則此亦一方員彼亦一方員於無所取裁於是乎雖回行欲斜之物皆可以方員自托者矣此即是本天本心之辨又曰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為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又曰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皆云凡人不至而聖

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躡也又曰一至字便可將經權常變功過安勉等字一齊掃却須將此等字看出聖人於人倫無纖毫遺憾處纔見聖人可以為百世法纔見道二只仁與不仁至字纔寫得真而足不混入到字解去又曰說至字便映起法字蓋先有法字意而後下箇至字若不法那見其至又曰解至字當緊貼下文仁字續用勉錄曰按須以無私當理立說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旬反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

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方員之理而凡為方員者必於是取則焉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而凡欲盡人道者必於是取則焉取則之意於下節方露出

存疑聖人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朱子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

○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

○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為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為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為有恆性是誣其民也

○雙峰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

○新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為尤大所以宗主綱維

宗主綱維為說不是又曰不

益之六

卷之七 離婁上







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便做不得一分云云據此則蒙引及大士之說殊得朱子之意  
困勉錄曰上章重在仁政此章言法堯舜似兼重心仁政又曰上章只言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以仁心行仁政若之謂堯舜○翼註曰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人君當鑒幽厲而人臣可知○吳因之曰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一流人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向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通說下總只歸到法堯舜上或以為堯舜不可不法幽厲不可不鑒則平說而非

旨矣○困勉錄曰次節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賦民者言省文耳蒙引謂意歸責於當時之為君者恐未是又曰名之曰幽厲還是泛說而周之幽王厲王亦在其內故直解曰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極得體又曰依存疑名之曰幽厲通管甚與不甚來則幽厲亦只是諡之甚惡者言外還有不甚惡者一邊又曰木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  
說約曰此章雖樂論多人然觀第二節還對當時之諸侯言

卷之十一

懼之甚哉○雙峰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諡古人諡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諡公義廢矣○蒙引名之曰幽厲獨言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諡也諡法周公始立然雖無諡法而惡名在天地間又何減於惡諡○輔氏曰以幽厲視桀紂云云按幽厲還是暴其民甚者如何說未至於身弑國亡下章言失天下以不仁則幽厲俱在失天下之列明矣○存疑名之曰幽厲通管身弑國亡身危國削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過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

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

離婁上



吳因之曰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為治效未臻徒責

曰因之此條極得總註承上章之意蓋上章專為不仁者發此章則為略能為仁者發所謂相承者如此陳新安謂承上章因言仁而及知與禮也此雖不差然非正意也蒙

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雙峰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存疑立紀綱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治必是智識未到凡紀綱政事所以治人者猶有未合天理當人心處也故必反其智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詳字貼皆字不止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也南軒張氏曰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是亦遏人欲擴天理也蒙引天下字說得廣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天下則盡乎人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形旬前篇○亦承上章而言慶源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

五子大... 卷之七 離婁上

讀本



說統曰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即是三者之中而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己故下一皆字又曰天下大矣何以人皆歸蓋仁智禮原在人心同此理故可必其歸此亦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意○說叢曰末節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

身而後及於天下國家者曰與此章之旨則與大學同故註云承上章而推言之非謂即上章意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說得不明白○份按則也錄曰天下之本在國云云雙峰謂天下取則於國云云是以主教化說矣看來孟子是渾說須還兼教養得意則或重在教耳愚謂從雙峯主教化說為是

乎自求。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濶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新安陳氏曰永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也○蒙引此命字以理言○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亦太扭捏蓋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詠贊之耳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於身也本於身乃恆言之所未及此亦承上章而

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末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雙峰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蒙引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是恆言中自有之次序但常人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繼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此末句○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而治天下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故集註曰

孟子大學卷之七 離婁上 三 適喜齋



說統。按巨室固多跋扈者。然世篤忠貞亦不乏。不必泥定在權臣一邊。然則所謂不得罪者如何。愚下轉語曰。不得罪於天地。不得罪於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為不得罪於巨室。○勉錄曰。按要不得罪於巨室。亦不專在修身。還須處置得宜。然修身其本也。故註專以修身言之。然則所謂承上章者。亦非專承家之本在身一句也。又曰。巨室所以難於力服者。蓋其力既足以把持國政。而其勢又近於君。有一毫不是。彼便知之。所以服之為難。又曰。說

議云。圖與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按翼註亦非此說。然註則明謂巨室為國人素所信服。看來二意可兼用。蓋人君既能服巨室。則自有以服國人。况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一註以上一邊者。蓋舉此亦可以見彼耳。又曰。伯玉云。德教便是政。沛然正是不難。處按翼註亦如此說。則德教二字。只是以德教人之意。非躬行心得之德也。大全蒙引存疑。說俱未嘗重講此二字。○份按。兩勉錄云。不得罪於巨室。只是修身之驗。初不重在巨室。愚謂此條殊有語病。蓋此固是修身之驗。然巨室乃人心之最難服。而國人

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註。兩箇推言之不同。前一箇推言。只謂天下之本在國。二句後一箇推言。則通指此章連家之本在身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

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令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

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雜事。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

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興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承上章家蓋君子



素所取信者使其不服豈能服得國與天下故為脩身之驗第一件事何得謂為不重○大全謂巨室註云世臣大家當與有世臣之謂也參自就世篤忠貞公爾忘私者說之家六卿不足以當之若僅作強藩巨鎮不可得罪則君益偏而臣益驕矣愚謂說統謂巨室不必專就不好邊說則偏矣且所謂不得罪者只是能脩其身處置得宜耳豈專事姑息曲意徇之之謂耶  
份說淺說謂全章在為政不難一句截若在不得罪於巨室處截則所以不難已說盡了到章末便無收繳愚謂玩文豈當在得罪巨室處截蓋

首二句是言為政不難只在不得罪於巨室下文則言不得罪於巨室所以不難於為政也

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牛代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上聲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唐書皇甫鎛傳鎛音博為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

伐蔡急於用度鎛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剋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鎛奸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犬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捍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人者不正

五十一 離婁上 三 讀本



說統曰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音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困勉錄曰天下無道小彼大弱彼強非不論德也天下無有有德者則惟力是視而已存疑謂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

位何以力相雄長耳殊謬或曰如孔孟者非大德大賢而論於下者乎曰此章只就有一國者說不必論及於此又曰翼註云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為理所當然運備其否而以力相役者為勢所不得不然或欲不分理勢亦可按翼註後說大全朱子之說如此前說大全雙峰之說如是看來二說原可兼用○按翼註云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通指諸侯說高新鄭云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濟濟雍雍當是時而稱許力是愚人也足故三苗氣防風戮春秋戰國之時吳越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肉

其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適以取禍如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凡君施教令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疑議遠而羣黎百姓必怨謗則為留礙四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戀之私思養其家也行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下

位大德大賢者居大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通考勿齋程氏曰萬善之是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謂天下無善存焉是曰小德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謂天下無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雙峰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殺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峰胡氏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附蒙引孟子意

五十一 離婁上 三



強食當是時而不審已量方是愚人也是故江黃滅燕丹亡據高說則大德大賢不專指天子與翼註不同愚謂唐虞之世諸侯之聽命於四岳州牧即是小德小賢之役於大德大賢似亦可不專指天也○本段後云順有道之天易見順無道之天難知必也發憤自強挽無道為有道則大德大賢在我而天下皆為我役矣如齊景者安於無道而不克自振者也未足為順天也愚謂李說求深轉謬蓋發憤自強云云乃師文王事不可指為順天者事夫師文王便可為政於天下豈僅如順天者之能自存而已乎

今說管管登之云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燕燕而言以齊對是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若滕薛雖師文王只可為導國為王者師而已愚謂此言雖似有理然玩孟子說以德行仁而謂湯起於七十里文王起於百里然則此豈所云固包微弱之國在內也

只重在小役大上為當時言也故繼以齊景公女吳而及師文王之說○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德字兼才饒氏謂賢兼才德未必然也朱子註只是德字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

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如與人也吳蠻

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

與之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

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

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巽言橫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爾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為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為有命絕物即是逆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音樂洛音怠敖去聲皆若效

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圖蒙引

是已亡之禍後世所謂釋奠於先師先聖者則皆是已亡者之稱所謂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

立之六卷之七離婁上 三 適喜齋



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楚宜反。慶源輔氏曰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

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齊景公順天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逆天事也。如恥之節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必當有以回天耳。趙注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

說統曰仁不可為衆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說。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翼註曰仁不可為衆指文王說下二句。泛說俱是孔子言。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紆勿也

益耳。益耳 讀本



反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為酒名秬鬯將

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將助用之取其芬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

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

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

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

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

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

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

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

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大子長文名羣有英才與季方名謙元方之弟也子季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

不能決諮於太丘名實嘗除太丘長乃長文季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朱子曰

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

抵當他孟子之言皆歸於文王何也曰周有天下雖武王之

功所成實文王之德所致也○詩傳諸侯之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膚詩傳解作美也此謂之大蓋言

才行之不凡亦美也存疑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依

蒙引作孔子之言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

乃承其麗不億句說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放開說

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孟子卷之十 離婁上 三 適喜齋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

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慶源輔氏曰不

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使脩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為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為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語錄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

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他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蒙引自看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孟子所謂脩德即是行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

說統曰通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也是數悚他受言聽諫意又曰愚按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即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於私欲荒淫暴虐雖危自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茫然不知已之所為故孟子將自取二字點醒他何句是不可與言何句是要他聽言○翼註曰首節言不仁者失其本心而不可與忠言便含自取之意

離婁上



下四節乃承言之也。困勉錄曰危蓄只是淺深之別存疑最明蒙引謂如般樂意傲之類是危道如流連荒之類是所以為災如凶暴淫之類是所以亡存來不是

內其地也。漢書地理志云武當縣有滄浪之水。漢書地理志云武當縣有滄浪之水。漢書地理志云武當縣有滄浪之水。漢書地理志云武當縣有滄浪之水。

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若君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也。余敵茲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找足兩箇斯字便生許多見解。這斯字却從可以處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莫中江口玩可以二字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孔子下是解充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翼註曰三斯字重看便見自取之也。就水說而意自廣。說讀曰一說清斯濯纓三句不平歸重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翼註曰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

忠言。祖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蓄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肯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雙峰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只要那浮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蓄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甚分明。附存疑蓄深於危。亡深於蓄。危險道也將近蓄也。蓄患害也。猶未亡也。○蒙引此是三件。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大段未是。朱子未嘗符解此句。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附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

之綏。詩南山曰冠綏雙止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疏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雙峰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附蒙引此以下孟子之言也。

離婁上 遊喜齋



伐也。○說統曰：愚按此兩節，總發明自取意。曰：自侮，自毀。曰：自伐，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

吳因之曰：此章是以欲動之辭，感發當時諸侯之為仁故。

主意全在「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五句上。前二節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翼註曰：失天下邊輕引起得天下。○困勉錄曰：所欲不是容易知，須去其己私以體察。與聚亦不是容易聚，須立其法制以經營。如田里桑麻等，皆是聚之實際。曰：民有欲而不能言，不敢言其欲，衣欲食欲安欲逸之念，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為欲，彼又以如彼為欲，非虛以察之，誠以體之，未易周知。既知矣，又有許多阻撓，許多煩難，或便於民而不便於君，不便於臣或便於久遠而不便於一時，又必果斷以行之，委曲以處之，方能聚得。又曰：聚欲勿施，惡即仁。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

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

自取。慶源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

之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

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仁者心存則

明哲，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侮毀伐之幾於自

取之之初是也。不仁者心不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蓄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過人欲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

勿施於民。鼂，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准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



也王道也須說得醇細勿似  
專為得民心而設同於伯主  
固結民心之術

說統曰三節相連看俱重歸  
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  
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歐而况  
又有不仁為之歐者其歸豈  
不益速耶○困勉錄曰蒙引  
云民之歸仁條是仁而得民  
得天下為淵歐魚條是不仁  
而失民失天下按蒙引此條  
與其所謂二節只是一項事  
者相悖矣此恐未是

吳因之曰民之歸仁曰備侯  
皆為之歐所謂得其心斯得  
民矣曰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份按說統云按據時說言病  
日已深當急求三年之艾喻  
民困已極君當急於求仁困  
勉錄則云此意當補在求三  
年之艾也下不可即貼求三  
年句求三年句還是慨歎當  
時好仁之晚意愚謂說統之  
說為當玩註自明

惡勿施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  
也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歐魚者獺也為叢歐爵者鷓也為湯武歐民者

桀與紂也為去聲歐與驅同獺音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

謂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鷓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爾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己歐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歐隋為唐歐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歐哀哉○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歐民以歸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

乾久之艾固難卒倉沒反辨然自今畜勅六反之則猶或

三  
讀本  
三  
離婁上  
三  
適喜齋



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雲峰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助胥相也言今之

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曰至此則

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自已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敗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

孰禦

困勉錄曰此章重三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是也。翼註曰禮義猶云道理是通泰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以申言仁義。吳因之曰言非禮義處且慢說仁義之為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處且慢說吾身必能仁義此意自在下節上文須含蓄為妙又曰凡自謂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皆可以為堯舜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必能者全是性善上來故此章自暴自棄之可哀即性善堯舜之旨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

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存疑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與有為。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與言且不可，况有為乎？不可與有為，不可與言可知矣。蒙引：自暴自棄，兼氣習言。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何與曰禮義字而淺，仁義字而深。且全自暴者與言禮義亦不入，自棄者猶稍信禮義。但於居仁由義則無必為之志，而自誘曰不能耳。然均之為下愚之歸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

形句反。

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

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

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

悉井反。朱子曰：曠

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峰饒氏曰：前而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



紀曰此為人之思以道循  
易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  
即體道之工夫○姚元素曰  
此只舉一近易的道理指點  
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親  
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  
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  
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  
看○翼註曰人人各親其親  
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  
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

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徐  
儼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  
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  
必求之遠且難○章約曰此  
章初意亦欲主大全說而玩  
注即似存疑為平和無所添  
設故從之又曰本全主倡率  
而達說罔之蒙引又本之於  
致養大約俱對人君說一解  
也有疑則不主倡率致養而  
但平平說淺說結間編因之  
又一解也蓋諸家立說亦每  
有異同如禪之支派在觀者  
平心以釋之耳又曰看大文  
則只是一虛一實一反一正  
之理也

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  
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  
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新安陳氏  
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  
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為美特甘  
於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憫以警聳之猶致  
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蒙引  
曠安宅而弗居云云兼自暴自棄不可依饒氏說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  
外是也舍上聲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南軒張氏曰使  
人人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  
道之爾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  
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雲峰  
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  
然○蒙引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  
挾一椎擊家築一宮墻墨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視  
親疎為一體則天下平矣楊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  
惟求己之非是而不較人之得失則天下平矣孫吳  
之徒則曰行吾之志自足以平天下申商之徒則曰  
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故孟子以為此皆亂天下  
者也惡能治天下○存疑註親長在人為甚爾至反  
失之數句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內本文道在爾  
而求諸遠事本甚易也而人反求諸難何必求諸遠且  
難哉彼親長是道在人為甚邇也親之長之是事在  
人為甚易也使天下人人皆不求諸遠且難只親其  
親長其長而求諸近且易焉則天下就平無復餘事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三



困勉錄曰此章存疑雖云與中庸孔子告哀公之言只一般然中庸在下位節只歸重在身上蓋誠字意上文已有也此章則重在誠上矣微不向又曰中庸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可

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淺說遺文與中庸同殊不是  
翼註曰首節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作主○說統曰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通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困勉錄曰朱子小註說有通字極好存疑反病其太深不知何故又曰首節本嘗無效驗在內然只是逐節通推之驗游氏註頌透末節意說不宜混入

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無餘道而道之在邇也使親親長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長未足以盡道而道不為邇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蒙引謂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天下可運於掌又謂孟子所以欲使之人親親長長者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一段與張南軒在人君者親親長長以身率之似非此章之旨學者詳之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會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會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蒙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說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慶源輔氏曰人孰無為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矣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



困勉錄曰思字與中庸慎思  
之思字不同蒙引說得明覺  
軒蔡氏說不是又曰思誠依  
小註既兼知行則脩身工夫  
盡於是矣乃又曰思誠為脩  
身之本何也蓋曰脩身則兼  
內外曰思誠則主內而言也  
○份按誠者天之道也指天  
道之本然乃萬物皆備於我

之意非指聖人言也

次序終則中  
庸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誠莫須明善否宋子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

以思誠而思誠上而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  
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  
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  
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  
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  
思有以實之始得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  
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元亨利貞  
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  
存疑誠者天之道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  
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  
人之當實也蒙引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  
亨利貞觀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  
已在我了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故彼此集註皆用  
欲字但著箇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  
迹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我欲仁斯仁至與欲仁而得  
仁其欲字俱有實事工夫○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







說統曰此章不為文王說是  
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  
下之人望重在末條○異註  
曰作屬文王與屬伯夷  
四書釋地又續曰馬貴與言  
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  
有養於國者余謂孟子制其  
田里教之樹畜節便是西伯  
養老於鄉若伯夷太公往歸  
賢嚮能享甲大夫之徒自養  
於國學則西伯親親制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酌視鯁在前  
視飽在後又不待云矣

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  
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  
者益不可誣矣蒙引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然  
明善其本也所謂思誠為脩身之本者特以不目脩  
身而必曰誠身者以思誠為  
脩身之本故如此立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為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

命為西方諸侯之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

姓呂氏名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德

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  
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  
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文王發  
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  
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求仕之意故明辯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文王善養老以致大老之歸而得天下之歸以諷當  
時故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  
天下蓋行文王之政必得大老如伯夷太公者先歸  
而天下無不歸矣豈不為政於天下皆歸則天  
命在我政自我行令自我出故為政於天下○蒙引  
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人  
之老謂五十者衣帛七十者  
食肉之類與鰥寡孤獨不同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三 讀本 逆喜齋



翼註曰齒德不平說齒者凡老之所同德者二老之所獨○份按翼註云其子焉往乃不約而同之理而蒙引則謂視大老為向背二說不同愚謂蒙引為是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南軒張氏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綱幾振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慶源輔氏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

其義則謂眾人之父爾○雙峰饒氏曰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

處者天下之大老一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

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節高祖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

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王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誦與屈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仲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慶源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翼註曰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其強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僻草萊之刑以其善戰之刑也○



說統曰末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困勉錄曰第二簡次之亦承首句來謂次於善戰者耳不可謂又次於連諸侯者也又曰富國者雖亦有助戰之意然可專主此說觀存疑可見

求孔子弟子毋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附蒙引再求所坐便是辟草萊任土地者一科矣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義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其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義况於人命可不重哉○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罪而未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慶源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齊威王臣吳起衛人為魏文侯將之徒連結諸侯

如蘇秦洛陽人張儀衛人之類辟開墾口狼反也任土地謂

五之六全 卷之七 離婁上 早 適喜齋



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口臣盡地力商鞅

以兩反開阡陌之類也前漢食貨志職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

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疇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處曰與之三升也臣

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萬石矣又曰

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

無傷而農益勸令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疇歲收晦一

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

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

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

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百衣人幸用錢三百五人終

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

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

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

孰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

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

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

十三年也秦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路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平斗斛權衡丈尺○問如李悝

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

份按遂上有涂涂字恐當作  
經字血上有路路字恐當作  
涂字



份按與其橫縱與字原文作辨當改正

份按溝澮千夫句原文作溝澮千畝澮澮千夫當改正

份按遂廣一尺一字乃二字之訛當改正遂廣二尺下脫溝四尺洫八尺六字當添入○則則幾二丈矣二則字當去一

份按所謂一時之害雖除者蓋上文說周末世衰法壞歸後之際必有煩擾歟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此一時之害也其口商雖除去阡陌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歟隱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用皆出稅以嚴陰據自私之幸此一時之害之除也今將上文諸語盡刪去則一時之害雖除句無根讀去竟不曉其何故

也。○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  
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  
以過其流雖是救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  
世德之衰可知矣。○通考朱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  
舊說以為田開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  
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  
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  
涂亦縱則遂開百畝洫開百夫而徑涂為陌阡之為  
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澮千夫而畛道為  
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  
路周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  
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縱橫而命之然遂廣一尺澮  
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  
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  
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  
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  
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  
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

讀本

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  
後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  
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  
舊而非秦之所置矣。○董氏韓曰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  
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  
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  
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存疑此  
章重率土地而食人肉上故以善戰為上刑連結諸  
侯是游說諸侯使相結約如蘇秦說六國合從以擯  
秦之類是也連結諸侯使相攻伐亦同歸於戰但不  
身親戰伐之事故較之善戰為次辟草萊任土地是  
專主於富國上則虧壞先王之良法美意下則浚民  
之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大然此之日下使人  
肝腦塗地者未免有開故亦次於上刑。○冉求聚斂  
雖為聖門之罪人然與商鞅之徒尚差商鞅之罪以  
今觀之尤浮於善戰蓋萬世無窮之  
禍也此章之言特孟子一時之論耳



徐傲曰寐則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吳因之曰不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不要泛了人焉。慶哉亦是心之善惡不能掩大凡聖賢觀人觀其心也聖賢知人知其心也古今以來只為心迹兩字糊塗過了多少人。翼註曰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方應上不能掩其惡又曰人焉慶哉慶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說統曰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繳却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假因處人焉慶哉句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掩過耳孔子是徐察法孟子是直截法。

因勉錄曰湖南講諸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他還難一列發言他口裏略非此虛頭便眸子因樂張皇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即有一種人胆裏甚是好深口裏不吐一詞却免不得有口口所謂以言飾以下言飾就他欲不欲吐之際正好觀他眸子按此說專就聽言時看眸子難專用而可兼用。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此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引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主觀人言存乎人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莫良於眸子耳。○左疑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良處。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不能掩其惡也下遂承言眸子不能掩其惡如觀人者若聽

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善惡不能匿矣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處反廋音瘦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南軒

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眸子盜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西山真氏曰日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法也。○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



莫計曰聲音是偽為恭儉之  
言笑貌是偽為恭儉之態

按實為侮奪人之事而偽  
托於恭儉便是聲音笑貌為  
者非有兩層也

鄭中甫曰權者稱量輕重以  
取中之謂也按嫂時避嫌為

孟子曰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  
逃矣。○新安陳氏曰趙氏註曰為神候精之所在存  
而察之善惡不隱蓋以在察解存乎人之存字然以  
易繫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輕說過  
不必訓為察也。○蒙引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古人已  
發之矣。但眸子之足以觀人前此未有發之者。而孟  
子獨得此法以鑑人物故言之以曉人云云。○夫言  
之足以知人也。固矣。而眸子尤足以知人。故既聽其  
言而又并眸子觀之。則人  
焉。度哉。此章意重在眸子。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不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雙峰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  
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

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  
士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雲峰胡氏曰孟子嘗  
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  
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  
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己驕侈之欲耳  
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  
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  
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偽耳。天理人  
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判也其亦擴天理而遏人欲與  
○蒙引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閒自以為  
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也蓋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  
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是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  
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侵其土地  
是亦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故孟子正其實而言  
之曰云云。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孟子大  
卷之七  
離婁上  
焉  
適喜齋



輕拯溺為重出處時守道為  
重濟溺為輕孟子之不輕援  
正其知權處也  
說統曰意不在問禮只要  
討出箇權字為下風言張本  
○因勉錄曰註權而得中是  
乃禮也即程子權只是經之  
說論語上言經權之二則於  
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章  
主言經權之一則全用其意  
集註之精如此又曰此章禮  
字只作一經字看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

親授受以遠去聲別必列也禮之經也○禮記內則男

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內女不言外非祭非

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援救之也權稱去

錘直垂也稱平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

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

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權輕重  
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  
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  
以取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

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  
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  
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  
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  
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氏  
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蒙引髡此問與  
上篇陳代彭更之意同髡欲諷孟子用權特先以禮  
發其端○禮與權二字淳于髡亦知有此二字但此  
離經權所以濟經也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只是  
於事之常者用常禮事之變者用變禮權只是禮之  
變者非有背乎禮乃委曲以成乎禮也故曰權非體  
道者不能也淳于髡見孟子直己守道不肯少屈身  
以伸道以為知有禮不知有權則是以權為禮外物  
也即此便是辨說與古人所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  
里矣此一字最難認○禮是常行之道權是處變時  
所當行之道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

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

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

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朱子曰古人

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

困勉錄曰嫂溺援之以手亦  
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  
須用道須援之以手蓋援  
天下者以不失已為道援嫂  
者以手援為道如堯之所云  
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  
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湖  
南諸曰若以息邪說正人心  
就為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  
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雖  
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  
不得行者之所為若今日前  
賢運不顧而遠落後世則聖

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

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  
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與堯因言孟子  
在今日似當少取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  
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  
此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通自朱氏  
公遷曰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  
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  
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異乎經  
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髡欲論出  
處乃以嫂溺援手而為喻是豈切當之論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說曰子弟賢智者少愚不  
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  
困○錄曰此章大全存疑皆  
鑿言父子唯蒙引則主常人  
之父于說看來蒙引似優蓋  
周公亦嘗難伯禽則知父子  
賢聖者亦不必不親教也







翼註曰事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與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即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著故特歸重不失其身。

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肯從諫曰其子之賢不肯若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

翼註曰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字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蒙引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新安陳氏曰此事親所以為事。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此新安陳氏曰為守之本。○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蒙引孰不為事事之本也。此二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稍不同。乃服事之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鄉東鄉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

卷之六 離婁上 是 適宜齋



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  
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饑一餘  
亦看做親意所存纔能如此  
常常問心之云者無一次不  
然辭也此豈一時口頭勉強  
做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  
善同分明是親於無形聽於  
無聲焉類不費之孝有守身  
意在內○吳因之曰養志不  
止酒食一端舉酒食特以見  
爾故講可謂養志處雖承將  
做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來須認得無融統括為妙能  
養志與從親之令乃是應聲  
千里要認得真與註曰養  
志兼親志卡形而曲以探之  
親志既形而曲以體之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已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  
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  
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  
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  
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南軒

吳因之曰首二節言事親必  
先守身然所以事親之道猶  
未詳言故與曾子養志以示  
事親之則大抵此二節只申

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  
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  
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  
子之法○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  
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  
親至密故事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况於  
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  
志之虧乎○雙峰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  
意思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  
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  
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  
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  
思則不當承順要論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  
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  
體末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  
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  
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斃尤善守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七 適喜齋



明能事其親意不必意守身○因勉錄曰曾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引曾子之意只是要為養志之證不重在守身意謂曾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又曰守身固即是養志之大者而養志不徒在守身也此意既以守身養志對說明講養志處不必復入守身蓋守身養志二者合言之則守身即在養志之內分言之則守身自是守身養志自是養志大全新安陳氏講曾子養曾節事牽守身來說此不可從蒙引存疑及吳因之說得明又曰新安章末一條亦仍是以守身養志對說也○份按困勉錄所云乃是正解然新安說云云亦可信

說統曰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蓋只顯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技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蒙引曾子養曾曾一條其有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不必粘著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復用贅矣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存疑既明事親守身之大又除守身不道而言曾子之養親以示事親之則也過文當云事親為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看來此章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事親之本爾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蒙引必請所與見在盤

殺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竈厨未出者也○存疑養志要不專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爾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

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

孝為有餘哉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

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常聞其以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二



說統曰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善做起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也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

之非之先以李文靖人上當使知呼之艱難之言觀之可見又曰大人者雖是正己而物正然其格君心亦須用此力觀朱子引伊川解易一條可見且如說王者過化存神然王者之治天下亦豈絕不用力哉引因註正己物正之言遂謂格字不是著力字亦太拘又曰蒙引云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荀卿述孟之言也便可見孟荀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字與攻字正相反雖均之為正道而精粗之辨亦昭然矣按蒙引此說亦即格字不著力之說也又曰一正君專承上君正說而國定矣則承上莫不正而推開說存疑謂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開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開非也格正也徐氏節唯陽人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正○蔡氏曰非愚謂開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

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開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

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惟義所在非禮之禮止大人弗為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大人皆以德

言為聖人之稱格君心之非正己而物正者主為人

足與適政所以不足與開以本原都在心上本原不

讀本



正意似謬。翼註曰。正君字要提出是不必紛紛適

孟子卷之七

讀本

理會格君心之非。正在本原上理會。而非有大人之德亦莫之能也。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己而物正者也。莫不仁。莫不義。指用行政說。用行政何處見得是仁義。仁者無私心者也。義者事理之宜也。正只是仁義。仁者無私心。既仁。亦用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大行政。皆合宜而無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莫不正也。大人一正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於用人行政之閒哉。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過齊王而不言事。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

扶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朱子曰。孔子不能格定。哀孟子不能格齊位。慶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慶源輔氏曰。集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三



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雙峰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徒洛反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

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

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

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慶源輔氏曰集註既得子孟

人已兩有所益。○雙峰饒氏曰我去譽他人之譽平

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與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

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其真之意。○雲峰胡氏曰毀

譽已自是非真况脩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

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存疑孟子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

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

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

去去聲而言之與音余。○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

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又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

註以脩己觀人者發之意已足矣輔氏說不是



說統曰孟子貴樂正子全在  
其身於匪人既從子放來齊  
就是今日來今日見無解  
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  
上使能自悟從子放之非玩  
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合別  
有所為而來意

也。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雲峰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身兩章之人字不異通古朱氏公遷曰為好為人師者言之論語不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儆戒學者之辭蓋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况可為人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



說統曰徒舖啜也徒字可玩  
含有不計其人之意○說統  
曰謂正子有曰驩以下進之  
意非也謂不干進而真有意  
藉其資糧與馬之便亦非所  
以論正子只是偶然不謹與  
之同來孟子亦儘諒得他過  
尋思其故外是無謂故曰徒  
舖啜耳○困勉錄曰按此說  
得好集註大全蒙引存疑雖  
只就舖啜上論然亦似不相  
妨

能好善而篤信之為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  
為罪不可尚也○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  
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  
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朱子曰王驩齊幸臣蓋欲自託  
於孟子以取重使滕王以為介

孟子未嘗與言昂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矣樂正  
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  
已故以舖啜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  
疑驩以是積憾而遂去也○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  
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  
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

謹也○雙峰饒氏曰此三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  
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  
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  
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  
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  
責之○趙氏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  
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  
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  
傳記趙氏時其書尚有故

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懦也家  
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惰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



循苟且亂常拂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雙峰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蒙引於禮有不孝者三事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為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不急於娶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按饒氏作趙氏意度之說似亦太說殺了不如輔氏從容且不娶無子坐定告則不得娶者亦太說殺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

權也新安陳氏曰告者禮之正也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

蓋權而得中則不離去聲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

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

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新安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

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

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以命瞽瞍使舜

娶舜雖不告堯告之也以君召之而已○朱子曰以

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

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新安倪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



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集註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附家引君子以為猶告也。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故曰：權不離正。○此章不告而娶云云，只可論理，要非實事。蓋戰國時人多好事，處士常妄言如曰：孔子主癰疽，侍人曰：百里奚自鬻於秦，曰：伊尹割烹要湯，曰：舜不告而娶。此類蓋甚多也。孟子大槩亦隨所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斷之，不及一一覆其妄耳。又如焚廩浚井二嫂治樓之言，尤為乖妄不足信。孟子亦只據理斷將去，俱不服。要其言之妄，至於瞽瞍殺人之問，亦只告以竊負而逃之理，要之亦未必當於事實也。按尚書舜既克諧，以孝瞽瞍允若，然後

讀本

吳曰：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此是論仁之要。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論仁之實，尚實與要何別？曰：要者提綱，學領之謂，與沒甚要緊。相對實者精切不浮之謂，與爛漫華采相對大抵要與實二者，但是證用不是說體。然所謂提綱挈領亦只是華裏面事，而至於實之切近精實者，則如果核之類，有生道焉。尤其發根處也。故要與實自對不過。○全辯曰：實字小

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縱使瞽瞍未底豫，然以人情言，彼頑嚚之人，一聞帝顯用其子，而以帝女為之婦，彼亦無不沾被福澤之理。庸有不幡然懽喜者乎？而又何至畜怒藏怨，不樂其娶帝女，而欲禁之哉？孟子之言，要之但可立萬世人子之順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朱子曰：實字有對名，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

適喜齋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註中如勿軒雙峰說皆得之  
譬之果木有根本方有枝葉  
有果核方有萌芽有子所謂  
本根本也孟子所謂實核實  
也實字乃其發根處較本字  
又進一層○又勉錄曰論語  
兄弟為仁之本仁字與此單  
仁字俱是發言之仁然論語  
總以孝弟屬仁而此則以事  
親屬仁以從兄屬義者蓋合  
言之則二者皆是仁分言之  
則一屬仁一屬義新安陳氏  
亦說得明但其所謂理一分  
殊者亦俱就偏言中說不可  
認為萬殊一本之意覺軒蔡  
氏謂有子所言是專言之仁  
此誤也又曰論語每以仁義  
對言然有仁言者則是有  
心親事之分有就孝弟說者  
則是愛敬之分雖此是欲以

仁義為天下之道然有偏言  
專言之不同蒙引仁義二字  
一條須著○湖南講曰仁  
義本一原孟子原以人倫之  
至統之於仁而茲乃以仁屬  
事親義屬從兄何也曰義從  
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  
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  
不可合○九澮柱曰實字當  
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  
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  
用中之實耳

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  
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  
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  
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  
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且  
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  
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覺軒蔡氏  
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  
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何  
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  
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  
其事親者以從兄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分而言  
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西  
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  
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  
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  
而不窮否則悠悠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勿  
軒熊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新安陳氏

曰深淵言仁孟氏始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之言其  
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為仁民  
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  
故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  
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  
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  
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淺說天下之道惟  
仁與義而已故仁之為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  
不愛也然是愛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  
事親能事親則仁民愛物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事  
親為仁之實也義之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  
不敬也然是敬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  
從兄能從兄則敬長尊賢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從  
兄為義之實也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矣○蒙  
引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之  
間往常俱以用字對實字看不知事親從兄本亦用  
也但用中之實者則在事親從兄○切近精實四箇  
字要得明白為仁之本本字便該有此意今人作破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趙喜齋



詠純曰節文不是把禮去節  
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簡  
度是節有簡修理是文此天  
然自有之節文○徐倣絃曰  
心無窮不得不止於有限  
之分意雖真朴不得行以  
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非節  
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仇  
愈柱曰節文二字通義釋氏  
分貼無過不及後說因之又  
中庸禮所生也註用節文二  
字陳北溪亦分貼無過不及  
此皆先儒相因不察耳宋子

謂節是等級文是裝裝得好  
如升降揖遜之類僥氏說亦  
相同蒙引又謂節文是整齊  
而有華采世業云節是有節  
品節可循如昏定晨省一定  
之格式是也文即所以行乎  
此者有簡自然底文章不至  
百率相亂是也二者本不相  
離愚於會解以節字兼無過  
不及言文即在無過不及上  
做得委曲周詳而燦然可觀  
尤覺理足○困勉錄曰翼註  
亦謂勿分太過不及然蒙引  
則以過不及分蓋節其過文  
其不及而節文內又各自有  
過不及二說亦自不相妨也  
摘註曰樂之實樂字不是  
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  
他事論華實原不會比到首  
樂上言樂別樣事為樂之華

題以行仁之始破本字是但得其切近處不得其精  
實字意也然實不可以精實字當本字故曰意亦猶  
此○仁之實如穀實果實之實有生道焉故曰天下  
之道皆原於此又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義  
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  
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  
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  
容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

七容反

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

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

矣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

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言孝弟皆以天性言自良心所

發而言則仁義之道莫先乎事親從兄也自人心所

同而言則仁義之道在於親親敬長也又按此章言

仁義之實為道之根本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

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一章言親親敬長之心出

於同然而即所以為仁義之道故極言之使人信之

而不疑也語錄節謂等差文謂○此章言事親從

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  
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朱子曰此一段緊要  
在五箇實字上如仁



樂斯二者方為樂之實不可  
云聲容為樂之華樂斯二者  
為樂之實。李一曰樂斯  
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  
孝弟行來無勉強有自然樂  
地耳。吳因之曰不知手舞  
足蹈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字  
弟見其為孝弟之極也。困  
勉錄曰按王守溪講是之蹈  
之曰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  
遜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  
而有趨進之儀講手之舞之  
曰疾病而抑搔出入而扶持  
捉搦而有捧手之敬即席而  
行攝衣之恭極為精確蓋此  
樂不專在聲容上又曰此段  
數句每句有淺深蒙引最說  
得明蓋計樂從良心上看故  
謂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踊  
一時俱存無甚漸次耳又曰

樂則生矣似無節次自生而  
惡已而不知舞踊則有節  
次樂則生矣樂字似直貫至  
節末又曰生不必遇親長而  
始生又曰樂則生矣以下  
數句俱有節次故每句須重  
下截玩註自見如樂則生矣  
句重在生字不重在樂字惟  
生乃見其直樂非謂樂則自  
然能生也。分按樂則生矣  
句困勉錄謂重在生字固是  
然云非謂樂則自然能生殊  
有語病蓋就樂則生矣句看  
則重在生字從樂斯二者說  
來乃是樂則自然能生意玩  
註油然自生自守可見語類  
云夢到樂處實是難蓋既到  
樂處自然能生矣  
已阮村曰細玩大註內必字  
然後字似專重知一邊何也

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  
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  
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到將去這箇便是仁  
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  
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  
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  
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  
是這箇實字要緊。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  
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  
然泱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  
到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  
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  
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也。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  
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  
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貞固  
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惻隱  
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

為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  
土俱旺於子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  
龍朱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  
此貞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  
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  
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  
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  
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  
生而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  
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  
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  
知親之當愛見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  
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而知之  
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  
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  
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  
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

五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三 適喜齋



蓋論道理只一仁義便了但  
恐為仁義者自以為仁義矣  
而於事親從兄之際實不  
合理未盡善處此非知禮樂  
不能究之極其精而其緊要  
尤在於智此即大學以致知  
格物為先而孟子論孔子集  
大成金聲尤重於玉振者也  
後儒不能闡明斯旨率合四  
德五行或以智為貞下起元  
或以知而弗去為五行皆一  
而水獨二以此釋經譬猶舍  
康莊而趨卻曲徒躑躅自困  
耳

形見血脈自然流溢手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  
使之然故不自知也○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從  
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草  
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孰能遏而止  
之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則亦如草木之有生  
意自然日暢滿茂盛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  
鳥得而遏之哉○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  
是斯道之統會若使恁地說過亦只是說話須是以  
人體之方可所謂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  
而樂之深者此正如魚之飲水冷暖自知非言語之  
能盡也○雙峰饒氏曰實如果實包得許多生意在  
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  
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  
這箇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  
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  
是為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  
子說得全○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階是節揖是  
文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

讀本

困勉錄曰雙峰以事親從兄  
為本立知禮樂為道生殊謬  
此亦易見又曰黃氏謂生字  
與實字相應實是生字種子  
亦誤生字處即在實上說

又有親疏迥邈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  
處功用便廣子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禮樂合精粗  
作動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活看○禮樂合精粗  
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  
實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禮樂智是  
緯○莆田黃氏曰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  
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  
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種子這種子  
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  
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  
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  
不食善端萌芽更無歇時是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  
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張氏彭老曰孟子所  
謂實即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  
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  
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  
知其枝之繁葉之茂也○天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  
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雲峰胡氏曰前兩實字是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三 適喜齋



吳因之曰此章只論仁義便  
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意思  
言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然  
必有知之實以知之禮之實  
以節文之樂之實以和樂之  
然後謂之能事親能從兄而  
仁義之實所以無缺也○困  
蒙引有疑此章依卷合計大全  
節屬本心次節屬工夫而總  
計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  
者只貼首節依實註直解說  
約則一節一則作本心看而  
亦總貼二節未知孰是姑從  
大全諸家又曰首節言仁義  
已包得知禮樂在內次節特  
抽出言之以見仁義實所  
由全耳玩通考朱氏公遷說  
可見蓋論言之仁又有包知

禮樂在內者又曰論來仁義  
知禮樂是一類名多皆為自  
然之本心皆有當然之工夫  
乃以仁義為本心以知禮樂  
為工夫者蓋雖可互見而所  
主不同也朱氏公遷所謂知  
禮樂即在仁義之中者亦當  
以此意推之○呂晚村曰實  
字是根本義不是該盡義又  
曰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  
實蓋立者之用最廣惟此為  
之實尤立乎此而後其華  
破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即有  
于本立道生之意也又曰實  
字只在本字解非與仁義作  
對待證若以名字文字等翻  
別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  
真其害道不淺又曰天下道  
理無不根原於孝弟此五段  
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

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新安陳  
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  
智智配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  
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  
理密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生惡  
可已舞蹈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通考徐氏晉  
生曰集註中訓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訓義曰心之制  
事之宜也訓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  
無訓智者四端之一耳仁義禮既有以釋之豈於智  
而獨無所訓哉蓋嘗以明足以燭理言又以達於事  
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附  
淺說然無智禮樂又何以全是孝弟哉故智之實則  
在於孝弟之道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守之固而不  
失其初心是也禮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節其過而  
歸之大中文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樂之實則從  
容乎孝弟之天無事乎勉強之力而至於樂也樂則  
生意油然而不待擴之而自充也生則日新月盛雖欲  
遏之有不能也由是熟而愈熟盛而又溢心與道而

相忘身與道而俱化足之蹈之一孝弟之形見有不  
知其誰之所為也手之舞之一孝弟之動盪有不知  
其誰之所使也其樂之之深也又何如哉盡孝弟而  
至於是則道之大本以立而其用寧有窮乎○蒙引  
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俗云恰好處○言智而後及  
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方可從上而加節文  
仔細工夫○此守之固是言其行之有終自知之至  
守之事親從兄始終之事備矣節文乃是就上而加  
華采又較深一節至於樂則愈深矣此三段以淺深  
言之○樂者謂其事親從兄無所勉強而安之也由  
是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蓋進  
進不已所得愈深也生則惡可已也樂而又深其味  
無窮也至於手舞足蹈之至矣見得不是樂之便佳  
○恐可已即生生不已也○尋常說進德之事只道  
樂處便了此節却有許多節者亦是樂中之節非樂  
之後又有許多節目也尋常單言樂字亦皆樂則生  
矣○存疑于舞足蹈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蹈只脚  
輕手快便是此蒙引說可謂得其旨矣○這樂與仰

五十一  
卷之七  
離婁上  
三  
遊喜齋



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  
洽柱曰此章之意是勉人子弟而發言仁義之實只在事親從父正見孝弟之爲重時文多作辨明仁義說似未得旨又曰仁義之實只在孝弟下文智禮樂亦即在孝弟中做出初非有加於仁義之外時文言天下之道不自仁義而竟似看得智禮樂在仁義之外矣豈以仁義二字平對智禮樂而言耶不知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正不必謂仁義未全而必待智禮樂也

不愧俯不怍之樂不同。這樂尚在工夫上。那樂是效驗。這樂上尚有生鳥。可已許多事故。曰尚在工夫上。若仰不愧俯不怍之樂。又在手舞足蹈之後。故曰是效驗。○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卽是樂。○生是自然發。生如草木生枝長葉一般。在孝弟則是心中只管去愛親敬長。一念孝弟意思。真箇勃勃然發生出來。如草木生枝長葉一般。都不待費力。要他如此。所以謂之生。惡可已。只是就此充長去。不可遏也。要不大相遠。必樂則生者。凡事若出於勉強。未到樂處。則苦其難。而自阻者多矣。安有喜前勇進之理。一到樂爲處。則不見其難。但見其易。不見其惡。但見其美。只管愛做。生意勃勃矣。○此五箇實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實。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爲實也。智禮樂之實。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上不同。仁義之實。是箇本領。智禮樂之實。却是爲此底工夫。故總註曰。天下之理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家引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此四句全是貼仁義之

讀本

實二句。不可以爲該智之實。以下不子分作兩段。故小註以爲此章之言一經一緯也。仁之實。章孟子可見道理自周遍。非謂天下道理皆不出乎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在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一箇實字。有生皆焉。○仁義二字。孟子是以此該盡天下之道。如云亦有仁義而已矣。又云仁人之安宅云云。又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又曰充塞仁義。每以言仁義是並舉體用而言。以該天下之道也。此章言仁義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禮樂云云。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爲兩段解。總言亦然。○孟子看得孝弟二字道理最大。此章之言卽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理。故其所抱負王道。只欲五畝而使老者無寒。百畝而使老者無飢。雞豚狗彘之畜。而使老者得食。肉謹庠序之教。而使老者無負戴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皆是定見處。







驕傲而能和以秀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言舜敬其子之職事以見瞽瞍夔夔然蓋舜至莊敬戰慄雖瞽瞍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

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日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也

吳開也盡事親

份按說統云舜何曾見瞽瞍有未合道處困勉錄謂此將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錯看了愚謂所云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者蓋言父母於已縱有怒之之時惟引為己罪不以父母之怒已為非為不是也若親平日泛常所為有未

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跂及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雙峰饒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為常返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存疑身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上子孝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衷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淺說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李氏曰名何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



合道處豈得不問是非一向不違其志使之陷於非義此說統之所以為誤也

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耀字瑩中延平人。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愆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有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己既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愆。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秀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九章言聖賢之道亦具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尤詳。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統曰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後字即去字之意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一 適喜齋



不必泥

四書釋地續曰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問舜卒於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宋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通義仁山金氏曰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負夏衛地史及雜書云舜販於頓丘就時於負夏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因葬焉今道州九疑是也此云鳴條恐古地有二名爾舜有虞之國在今河中府舜井尚在歷山雷水皆在河中之境而古今又多傳齊州有歷山濮州有雷澤曹州有陶丘此舜舊隱是云東夷之人又會稽上虞世俗亦云舜所居此或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歟按舜為父母所逐負販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爾或云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讀本

古注畎夷即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即文王之時事者宋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四書釋地曰卒於畢郢卒即葬也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為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文王於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家亦非此秦悼武王陵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份按周禮六節六字當作八字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附通義仁山金氏曰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世之相後也于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

孟子大全

卷之八 離婁下

二

適喜齋



份按又有竹符上有周禮中  
有以玉為竹節九字

勉錄曰周禮八節符節其  
一耳註乃統言之者意分言  
之則符節為八節之一合言  
則八節皆可謂之符節也蒙  
訂意亦似如此然八節不皆  
用玉而註總云以玉為之意  
雖不皆用玉而必飾以玉也

然不知朱子何所據矣又或  
者註云以玉為之者乃是舉  
重而言耳俟再考之

說統曰按曰文其字屬聖人  
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  
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人  
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  
其揆一也猶云其軌一也當  
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  
極協於人之揆度者言  
因勉錄曰此章言道雖是就  
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  
是道之用蒙引謂孟子本意  
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而以  
雲峰君臣父子一條為不是  
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

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  
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  
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  
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  
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  
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  
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其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  
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  
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通考趙氏真曰舜  
至文王一千二百歲附蒙引問符節一物乎分為二  
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曰註曰符節以玉為之云云  
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  
璽節旌節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為之  
○得心行乎中國吳仲珠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  
說非也集註只訓作天下且東西夷已說見前○存  
疑得志行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  
因舜文繫說古今聖人或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  
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不是得志行乎中國

同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  
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  
蒙引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即舜之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一條未免以事迹論不必用如用之  
則有不同者說不得矣

###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

則一也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

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

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  
是道○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  
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



父子之倫說耳淺說以出乎身加乎民為說極是又曰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朱氏公遷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  
呂晚村曰皆陸子靜謂東海聖人西海聖人此心此理之同與孟子此章之旨將無同乎曰不同也孟子之所指者義理也陸子之所指者心體也何以知之孟子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所謂其揆者專指其裁度義理無過不及之處而言即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陸子則但言此心此理而已究其所為此心此理者何物耶不過曰天地何所窮際而已然則其所為此心之同者不過

虛靈之本體即其所為此理之同者亦不過八荒河達之意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也充類至義之盡一是君子之中庸一是小人之無忌憚崖畧雖近似相隔何啻萬里山即  
四書釋地曰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澗澗水出鄭國溱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為古新鄭城南有與溱合水經亦云○份按語類聞人務德或謂溱洧水底皆沙不可施梁柱孟子之言非是今關文釋地則云余讀鄭道元註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潁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

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蒙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皆是無意相合而自然相脗合○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所取揆字之義如此其實只是與言其一揆一轍同歸一致者一意切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度其道之同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附通義仁山金氏曰

溱洧二水在今鄭州朱子云此即泥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泥水關鄭子產以乘輿濟人處聞人務德以為此水其下皆沙深不可施梁柱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覆符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水源流亦長詩蹇裳涉溱蹇裳涉洧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輿濟之耳觀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徒有輿梁字皆以水不過秋冬閒作木橋耳固不患沙之淺深者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也附存疑曰聽鄭國之政則可以無所不為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孟子卷之八 雜婁下 四 適喜齋



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  
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  
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然則  
謂人務德之言謬矣

份按然夫子亦曰以惠人句  
原文作而夫子亦止以惠人  
目之語意更明其下尚有又  
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  
知教二句亦不宜刪去  
困邊錄曰今人多云子產平  
曰不是只行小惠者玩朱子  
及東坡之言則子產平日亦  
只是行小惠蓋今人指都鄙  
有章等為政故謂其平日不  
是行小惠者此是淺言之也  
朱子及東坡指都鄙有章等  
亦為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  
行小惠此是深言之也合而  
言之則子產平日所為已是  
惠而不知為政了况乘輿濟

人之事尤其一時無意中所  
為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  
而不知為政矣都鄙有章等  
君子猶以為惠也况乘輿濟  
人尤為小惠矣如此說則二  
說固不相妨然猶知朱子及  
東坡之言是深一層話非本  
章正意又曰雙峰看未字亦  
是問專主未至於寒說則偏  
矣註雖云時將寒洧水有橋  
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  
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未  
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蒙  
引以雙峰之說為太泥是矣

三十一

**施焉。**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  
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曰以惠人。豈  
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  
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  
人底規模。○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  
之及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附存  
疑惠而不知為政句。是一章大旨。下皆明此意。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條雖是先王之政。却是  
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  
亦在其內。○蒙引。惠字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為政處  
方是譏。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或謂。惠以心言。亦  
非也。註明云。私恩小利。是以事言。若謂子產有不忍  
人之心。而不能行不  
忍人之政。則固是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

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  
曰十月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宇之中  
之令。周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音水有  
所因也。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音水有  
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朱子曰。先  
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  
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開。亦無遺憾如此。○雙  
峰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  
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  
已病於涉。附存疑。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  
僻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  
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  
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

君子平其政。行僻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僻與關同  
虔於焉反

五十一  
離婁下  
五  
適喜齋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音人為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闢人掌王

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人主晨昏啓閉闢闢關左右行者言能平

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

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朱子曰

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

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

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民之眾亦安得人而濟之哉附蒙引註國中之水當涉者眾國中之

水謂不止溱洧也愚謂縱然只是溱洧亦不能人人而濟之朱子必廣言者蓋如此則愚一意亦在其中矣○行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惟行辟人可也徒以出行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濟

說人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

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得孟子之意矣問孔子

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

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

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

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

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

遊喜齋



份按蔡其小惠慕字乃暴字之訛

不免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脩。尤非難事。乃獨有關於此。理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

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大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特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莫角反然無敬矣。故

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

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

困勳錄曰。論語言君使臣。以禮此章。集註兼恩禮言。蓋論語言禮則恩在其內矣。○註曰。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災而樂其禍。



說約曰按檀弓載穆公問子思為舊君及服占與子思所答現此畧同則為舊君服者必是及其國為之雖其說不見儀禮猶為可以義起也○因勉錄曰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台集註蓋引以為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為舊君及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而言而儀

禮固不載也

徐徹弦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有故而去情也○附錄曰又先於其所往蒙引疑我既為人道其賢而欲用之我何故不以為賢而自用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此疑固是然亦想是自己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暴白於天下爾要之此等亦已非第一等君道○說統曰只是重重疊疊有加無己之意  
份雲求子文集答何叔京書

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之

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慶源

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咨衰音催三月儀禮喪服

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人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

以此禮為問雙峰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畧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

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

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

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適喜齋



其故非一端下云如曰親戚  
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愚  
謂存此數語亦妙

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  
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  
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  
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  
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  
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附蒙引田所賦  
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此之  
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  
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二  
有禮然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  
也禮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較而  
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錮欒盈也左傳

二十一年欒桓子名廙娶於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  
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先是十四年欒廙弒逐范鞅使  
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  
與其老州賔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  
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范鞅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名而遂  
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之  
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  
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  
之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  
也

○潘興嗣豫章人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上聲然也蓋聖

賢之別必列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夫子對

孟子大卷之八離婁下遯喜齋



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相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繆公問禮為舊。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君反服之意。

去聲。齊王深言報施。反。詩智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則豈處其薄乎。孟

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問君

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

常誅。今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

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

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

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南軒張

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意。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士大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

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

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

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



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目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

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其幾如此之說也附引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而心亦在其中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承而必拘拘於行政用人則與直戒人君義亦小異之旨不貫矣既云直戒人君又云義亦小異亦之一字

說統曰正是可與權處○困勉錄曰中庸所謂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不能時者在內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者說即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莫之似乎中鄉原之似乎庸無忌憚之似乎時則直為非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蒙引認得清又曰按如此則大程子之說直為非矣蒙引又謂集註意自無不該者何也蓋集註專指不能時中者說而其不能中者不待言矣

言不止於直戒人君與上篇不同其義亦須小異○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却是無上事而直出二句難用上章行政用人填入莫不字內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上聲宜豈為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

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七 適喜齋



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

然大人者義理周備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乎時中之道者也○朱子文集答何叔京書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蒙引此全是認理不精之過此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也○此章之意惟張子與晦翁二說與大註意正合大註云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正與時中及不泥陳迹之說脗合無間若程子所謂恭本定禮過恭則非禮之禮以物與人爲義過與則非義之義又云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此說雖亦不

讀本

可以爲非但律以集註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之說似未切當且集註意亦自無所不該○雲峰謂夫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制宜而不爲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上用蓋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

不能以寸 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 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

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三 逆喜齋



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

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育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育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閒，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

份按註中明以教子弟為言，輔氏不責善之說非也。

困勉錄曰：新安陳氏過猶不及之說，謬玩註自見。

吳因之曰：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為意蓋有不為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說約曰：為與不為，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以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

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蒙引：侯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始得。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

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雙峰饒氏曰：凡人既不為，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附行疑：此是言人必窮有定守而後達有實用。若平居廉隅不立，苟且自將，向後當事亦

離婁下

三

適喜齋



目前亦不容兩騎也○翼註曰玩程註曰惟能有不為是以可有為此白文只添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為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為之事每足眩惑我搖撼我我却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為所當為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分窮達先後說○困勉錄曰按橫渠所謂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於存疑翼註麟士之說皆解得去其本旨究不知如何也又按翼註與存疑亦相似而不分窮達則與麟士說亦相似而又畧有先後則異○呂晚村曰孟子此言真勸得人心中與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以豪傑自命曰成大

事者不頓下節此為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大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上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為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為之豪傑哉又曰此節有數說尺蠖之屈以退為進此黃老之唾除英雄之伎倆與聖賢道理全沒交涉固是謬解有主必有守而後有為之說重在能守其說善矣然有守如何便能有為且天下固有能守而不能有為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神完氣足而後可以有為此其說於而後可以四字似得語氣故

只模稜苟且與時浮沉耳安望其能有為耶如伊尹必非其道非其義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欄弗視一介不以取與諸人然後能相湯伐夏以救民若司馬相如失節臨邛深虧細行後來得時遇上雖有功業亦只是奉使西南夷者封禪書以慰人主之侈心而已故易曰利貞利有攸往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已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奸隱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患哉如字訓奈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聖之至

人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絕固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可憲七日而誅少正卯陳恆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甚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奸此賊仁義之甚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一



先輩往往從之然細玩註中  
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為主  
橫渠亦云不為不仁則可以  
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如此說來則不為有為纔是  
一申道理何等直捷透快師  
而後可以語氣亦未嘗不  
也  
份按舜之隱惡夫子之無與  
非避後害也不當引以為証

說純曰信果無病病在兩心  
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

兩層意○份按吳因之云論  
語義之與比是把義對已見  
說言不以己為主而惟以義  
為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把  
義對拘執固滯說言不取必  
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  
義之與比則私心盡化惟義  
所在則拘執盡融要看兩邊  
所以不同處也謂此章即是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蒙引之  
說最當蓋不問其義之當為  
或不當為而或執已見主於  
必為或執已見主於必不為  
此之謂適莫以此適莫者見  
之言而期於必言以此適莫  
者見之行而期於必行此之  
謂信果若離却必為與必不  
為二者何從見其信果乎且  
因之謂論語是把義對已見  
說此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

○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  
為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附  
蒙引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  
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孟子學孔子  
者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聖人之所為  
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太過  
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  
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  
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  
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為已甚者不止此但此  
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如孝弟恭儉等事聖人為之  
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取異  
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廬墓敝車  
羸馬之類皆聖人所不為○存疑蒙引說最好南軒  
亦是但  
未盡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  
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  
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  
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  
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  
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  
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為妄人  
之說充盡其弊○雙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  
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  
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  
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左 適喜齋



豈所謂拘執固滯者獨非已見耶

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蒙引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此正為者相發明。蓋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胡氏謂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然則士惟知信果而不必合於義乎。此說於義未精。○存疑天下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事有前日當如彼。今日又當如此。各有所宜。所謂義也。惟義所在是當。如彼則如彼。當如此則如此。與時轉移。不復拘其故也。必信必果。是前日言之不復食其言。前日行之不復易其行。拘其故迹。不復問夫時義之如何也。不知事既變遷。義已不在。今日之事。尚欲拘前日之故。言行之在昔固不失矣。如時義何。是猶刻舟之求劍。舟既遷移。劍已不在。尚欲就刻處求之。劍安可得哉。惟不按舟以求劍。只就失處以求劍。則劍可得矣。知所求者在於劍。而不在于舟。則知

所重者在義而不在於信果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物。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失其無所不知。

純一無偽。但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

有知有能。但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

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

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

孟子

卷之八

二

適喜齋

困勉錄曰。註擴而充之。與上孟微不同。蓋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為例。爾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者也。又曰。存疑云。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按此即所謂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與註不合。份按語類云。赤子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二句說得最分明。集註云。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着而已二字。便見得其只能如此。純一無偽。却無知覺。惟大人方能通達萬變。不止於純一無偽而已也。若



如存疑所云則是大人之心亦止於純一無偽殊失朱子之旨○按羅近溪云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愚謂此是良知家宗旨若論此章正解正須重在大人能不失上

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雅賢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弊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雙峰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朱子文集潘謙之問恐大人所以為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答書曰論赤子之心恐未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存疑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之純

一無偽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飢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偽者充之若失了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即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道理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適喜齋

離婁下

七



吳因之曰深字對膚淺字只從皮膚涉獵是浮淺造諸君子之學探玄極真直推究理與一毫不肯放過是何等精

深故曰深造。呂晚村曰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為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道以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向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然深造簡其人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簡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為之六字確有實事在此處看抑無是處又曰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末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取自得既非脫却以道取深造亦非○困勉錄曰朱子以責效於旦夕為不深造亦未是貴

耳矣。○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雙峰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蒙引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服濼而有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

也資猶藉也

朱子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

左右身之兩旁言至

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

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

音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

處上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

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

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







讀本  
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敬  
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  
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  
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  
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  
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  
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  
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  
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  
而飫之一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  
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  
私已與道便自閒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潛室  
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  
游之使自得之屢而飫之使自趨之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以下皆為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  
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  
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  
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

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平居之  
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  
學以自得為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  
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  
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雲峰胡氏曰非有  
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雲峰胡氏曰非有  
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  
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  
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  
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  
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  
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  
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  
己自得而後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  
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  
之味通考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為一

孟子卷之六 離婁下 適喜齋



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附淺說義  
 理有無窮之趣。為學有一定之方。故君子之於學也。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事焉而不躐其等。深造  
 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逐。真積力久之  
 餘。一旦豁然貫通。向見其萬者。今則會而為一也。  
 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超然而領悟。向見其異者。今則  
 合而為同也。其可謂自得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  
 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然而  
 得之。則心與理熟。萬變不可得而搖。理與心一。外物  
 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  
 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為用也。惟其居之安。則心  
 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牢固。足以取之而不  
 竭。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則中有不足。隨  
 所往未必皆有所值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  
 見事感於外。理應於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  
 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  
 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於自得。則其妙有如此。

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也。○存疑深  
 造而不以道。則用功雖勞。而不得其要領。全無捉摸  
 處。亦徒勞而已。困無由自得。以道而不深造。則工夫  
 鹵莽。雖能得其要領。然工夫未到。亦無徑悟速化之  
 理。欲其自得。亦未能也。○蒙引論自得者。可把牝雞  
 抱卵。出雛為譬。或問朱子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  
 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待彼着力。有時見其  
 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  
 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自得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  
 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  
 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  
 人自居。宜其不得斯文之正印也。○存疑天下事都  
 不出人強成。得力到得自然成矣。譬之種穀。天時  
 地利人力三者既齊。又要時候到。方成熟。若天時地  
 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得成熟。不但為學。  
 教人為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老子曰天之道。  
 浸杜預曰。優而游之。使白求之。厭而飲之。使白趨之。  
 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焉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仇滄柱曰居安以存於中言  
資之在接物之先就平時說  
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  
又曰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  
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  
更云自得之效時文多不體  
貼題中數箇之字俱指理言  
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  
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者為  
居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  
應用不窮者為資深理得於  
心而觸處洞然泛應曲當者  
為左右逢原

有得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皆是  
此道理資之深言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所藉為  
何藉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胸中充足有  
餘足以備吾應物之用足以為吾資藉取之不窮用  
之不竭其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原不外乎所資  
之道在胸中足為我資藉應用這便是原及我要應  
用這道理便在這裏便是逢其原蓋原是那本來底  
物逢其原是撞着那本來底物○左右註云身之兩  
旁至近而非一處是解字義其實取之左右非取之  
身之左右取之心也心中那有左右要之左右是不  
一之辭猶詩言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一般緣這道理在胸中萬事萬物之理一皆  
備口用開在人所取若取他這一件這一件便原有  
道理在撞着取他那一件那一件便有個道理在撞  
着左左右右東西南北四方八面隨吾所取無不有  
個本原底道理在撞着這便是取之左右逢其原註  
至近而非一處即是此理非真有個左右若身之兩  
旁也○至近而非一處有兩意要看得有着落至近

言不待取之深遠也只在目前耳非一處言不但一  
事有個道理也事事皆有個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都融  
會在心隨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他甚處掘便得  
不待鑿深然後得也○蒙引朱子曰財貨一般或捨  
於人或假於外終非己物居之可得而安乎○資之  
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  
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供其所支綽有餘  
地矣○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要繳深造之餘  
以道○居安資深左右逢原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  
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君子深造之以  
道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也○孟子說一貫有二與  
論語二處脗合此章即會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即  
了真所聞之一貫也蓋此章兼知行下章獨主知何  
謂此章即會子所聞之一貫也蓋深造以道則隨事  
精察力行而真積力久也自得之至左右逢其原即  
是一本萬殊之妙而泛應曲當者也下章博學而詳  
說之亦多學而識之功也出多學而識而至於聞一



英因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  
特爲反本窮源歸之要約所  
以如此一節要看非誇多關  
難○困勉錄曰詳說內該  
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辯○摘  
訓曰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  
約上來故曰反

貫之傳是亦反說約矣○未能自得以前則深造之  
以道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既自得以後則居安資  
深左右逢其原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學必至於自  
得然後爲學之成也○雲峰胡氏曰深造章大要在  
勿忘勿助無復改評矣○但分有所持循謂勿忘默識  
心通謂勿助恐未當大抵深造是勿忘以道則有勿  
助在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  
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  
也○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  
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

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不知箇約處者何故  
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  
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不透徹只是搜索隱僻之  
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  
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  
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  
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  
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慶源輔氏曰集註所  
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  
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  
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  
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  
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誇多說博學  
鬪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  
非徒鬪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  
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  
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



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  
○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旨朱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六言六蔽博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言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  
附蒙引大註云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分明是一貫之說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上章末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要繳着深造以道才是如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存疑天下之理自一而散之萬雖萬亦本於一自其萬

而觀之但見殊途百慮萬變不同自其一而觀之則萬物之理即一物之理無不同也故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到家○學到能說約時六經只是一理非但六經學庸論孟只是此理非但四子子史百家之不一背於道者皆此理也○蒙引學與說不同學就習誦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論語博文內自有說約在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

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新安陳氏曰一則

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不能服人人者對

下則盡乎人矣非向背頓殊乎學者於此不可以不

審也宋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命主則江南不可取之人

份按江南不可取之人人字乃類字之訛當改正



份按湖南講云孟子平日論  
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為  
之敵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  
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  
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此  
說似是而非夫使孟子平日  
論王止到得以善服人乃彼  
則以為百里可王雖欲無王  
不可得而此則以為不能服  
人不自相矛盾乎愚謂孟子  
平日之論皆是以德服人事  
與此所謂以善養人未嘗有  
淺深也蓋王霸之分公誠私  
偽而已矣以德服人以善養  
人其心皆出於公與誠也此  
其所以王也以力假仁以善  
服人其心皆出於私與偽也  
此其所以為伯也○附錄錄  
曰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  
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

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  
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  
不可以善服人未之有也正  
與上未有服人意相應

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  
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  
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  
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  
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其之耳。若霸者  
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相會首。止而定  
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是也。學者深見  
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  
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  
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  
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  
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峰胡氏曰。以德服人。蓋對  
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  
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答以  
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新安陳氏曰。按孟  
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  
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  
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

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  
純乎公矣。○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  
教化無字。使民同歸於善也。○蒙引。此章蓋為當時  
國君而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  
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人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  
湯之於葛。伯可見。存疑。服人養人。及未有能服人  
之人。俱指平等言。其曰然後能服  
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人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  
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  
人也蔽賢之人妨賢  
病國不祥孰甚焉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

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有關文焉  
新安陳氏



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去亟

反吏

亟音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始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不舍晝夜而漸進盈科後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

困勉錄曰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澮可立待放四海相反新安陳氏說未甚分明諸家皆未了然也

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

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附蒙引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漫說出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好叮嚀者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為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澮也可立而



說統曰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澹古外反澹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澹田間水道也澗乾音千也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澗可立

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聲聞名譽

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

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林氏曰

徐子之為人必有躓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

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

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本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

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及躬思量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

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躓等于譽之病耳孔子之稱

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何如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實也

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也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

至則以四海為歸雙峰饒氏曰論語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

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收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份按集註所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獨人於



問得形氣之正云云語類

所云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  
纒稟於氣便有不同此理同  
而氣異之說也語類所謂飢  
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  
者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氣同而理  
異之說也

說統曰按此幾希與好惡相  
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  
幾希謂其剝喪已盡僅有此  
未亡之心此則原是初心完  
完全全特以其在形氣中提  
出故云幾希○份按幾希只  
是不多之意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幾希言人物之相去  
不多也今人動口輒云幾希  
之統倫物是幾希之散見仁  
義是幾希之統體何其昧於

文義也

份按大全不取此條却止將  
父子相愛二句攬人前所載  
一條中  
呂晚村曰時作動云存心大  
謬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  
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  
存未常有存心之說所謂憂  
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  
者也  
份按君子所存存此心之天  
理也尹氏之說最為分明若

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  
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  
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朱子曰  
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  
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唯雄有別  
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  
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

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  
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  
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  
耳○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  
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  
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  
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  
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關  
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附語錄問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  
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不  
通雖問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  
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  
一兩路明如禽獸中父子相愛雖推不去人之類  
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父子相愛雖推不去人之類  
便虛明便推得去就一本論之其理則一纒稟於氣  
便有不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者因問存何物  
或云日用之間凡周旋運用日此乃禽獸所以與人  
造喜齋

孟子

卷之八

三

讀本



單說一箇心字以為能存之者君子便有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之病孟子言操則存求放心者一則從存乎人者仁義之心說來一則從仁人心也說來非空空單說一箇心字也○朱子所謂人心虎靈無所不明者言人心於理本無所不明也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者言禽獸之心於理只有一兩路而其餘皆昏也俱指心之於理言非單說心說也賀孫錄云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云云語意極為分明大全從輯釋本反不取此條真是無識

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者僧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閒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蒙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其小異也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無異中之一異也如此解庶得所謂幾希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旨則不盡然者故隨足之曰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所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異則所賦之理亦有間矣同得天地之氣又在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

言其不可不存也○註眾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註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云云正是存之之功不是存之了方戰兢惕厲蓋此四字正承上文過下文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處方見是以二字着落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旬前篇

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

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

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

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聲行之所謂安而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三 適喜齋



份按語類云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義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云云愚謂起處不宜刪去蓋恐後學亦或有悞認行仁義為不好如符說云云者須存此以止之也

劉上玉云君子存之通管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章章引過到次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唯舜也云云則是舜又在君子之外矣然則文王孔子亦生安者便當入操存君子中乎註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總是君子存之中有生安如此至尹註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則也存理然大全象引淺說麟士多至尹氏之說

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者利仁者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欠矣未至於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人者而無虧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附語錄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爲準的方得○蒙引物事物也在一身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在一家則有閭門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皆事也○大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兵或刑名度數皆事也○大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



困勉錄曰註衆人不知此君子知此據蒙引謂不知其所異於禽獸者在此則此知字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下面戰兢惕厲又該得知行在內

又曰存字內該知行新安陳謂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似謬

所行皆從此出猶所謂以德行仁語意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仁義之理根之於心而行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吾人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存疑人倫庶物之理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各有所宜義也○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雲峰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為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

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平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

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蒙引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讀者意會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此禹

五十一 離婁下 三 適喜齋



之憂勤惕厲處。卽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也。存疑三  
 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爲偶。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  
 一惡也。執中與立賢無方對。一立政一用人也。視民  
 如傷與望道未見對。一治人一脩己也。不泄邇與不  
 忘遠對。  
 尤明白。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

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密。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峰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

○蒙引。事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立賢無方。蓋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故也。惴惴然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又何如。○二句關涉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

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則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



見此亦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附蒙引：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也。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

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

忽畧之意。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峰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附或問曰：或者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

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挫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邇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語錄：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切浦淑一時皆得無有遠邇。○蒙引：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何也敬之常存也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何也慮之周詳也此亦可見其憂勤惕厲之意。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



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

然而常存也○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

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

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

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斟酌三王

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雙峰饒氏曰施

此四者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

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

一箇事字蒙引此一節看來只是時中○周公思

兼三王不可依小註謂是孔子集大成意如此則三

王各居其一節周公獨會其全體高了周公固無害

早了三王奈何要當思其時如何耳存疑本支其

有不合與註其事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

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蒙引謂其指三王

因邊錄曰本文四事只指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又曰存疑云其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然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論理之精其說為可從也蓋言酒則惡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愛之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同未見有不合者唯四事之外如忠實文之異向于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似此之類不可盡窮以後觀前以今視古有不能合者耳按其有不合專就四事之外說此蒙引初說則然其後說則不爾也予錄其後說又曰或兼四事與四事之外說亦可然本文只是就四事說於言外推廣

不是註時異勢殊或謂是君臣殊勢不是○蒙引依饒氏兩事字要同其有不合者正指四事如禹惡旨酒是時去上古朴畧之風猶近而絕之至周公時人文已盛祭祀賓客安得絕酒故周人之詩云我有旨酒者無慮數十是惡旨酒有不合者矣在禹時所謂善言在周公行不得者矣在湯時所謂中在周公時又不為中矣湯之立賢無方周人大抵親賢並用亦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時乎當勞也如佚道使民時乎當威也以生道殺民亦不得拘於文王之視民如傷其事果善矣自信而不疑理果當也決行而無滯亦不必拘於望道而未之見耳邇者固不宜泄亦有可親者遠者固不宜忘亦有可畧者○周公於上四事則須兼而行之其所不合者則勤於思而急於行此皆可以見其有憂勤惕厲之心也不可專重下段而於兼行○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處或畧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形旬反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適喜齋



則可也  
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  
貴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  
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微  
上微下舜禹說於塗人帝王訖  
於氓庶

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雲峰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

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有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為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說常存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不死四字意與集註異  
**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  
**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慶源輔氏曰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附蒙引必是孟子以前見於紀載者禹嘗以惡旨酒好善言稱湯嘗以執中及立賢無方稱文

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邇不忘遠稱故孟子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心之所以長活者以其天理之存也心之所以死者以其天理之不存也天理所以常活吾心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正此之謂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詩亡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

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曰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齊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

說統曰按此節以春秋提起照下然後二字如云羣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又曰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曰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



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  
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又  
曰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  
維王迹之衰○蠶註曰迹字  
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  
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  
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實  
跡已燼  
附勉錄曰註以詩亡為雅亡  
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  
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  
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  
今雖依註而此說亦不可不  
知

五子大全卷之八

讀本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  
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蒙引二雅之詩既是朝廷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舉及君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於正掉其

流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藹然凄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使春秋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以不容已也○詩亡謂雅詩亡也不然邶鄘諸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

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檣音逃杙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

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檣杙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

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

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必

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

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慶源輔氏

四書脈曰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聖人筆削之先與晉乘楚檣杙一樣無關王迹之存亡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也

孟子大全

卷之八 離婁下

三

逆喜齋



摘訓曰義字事文二項說其事則齊桓晉文至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削其與也○翼註曰事出於二伯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以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又曰竊

取只是謙詞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真僭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不在耶說統曰按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邵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紊於伯圖而聖人因定為筆削

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堯其繇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附蒙引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本文正義是以檮杌為凶人非以為惡獸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

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

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

之大法爾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

孟子卷之六 離婁下 三



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峰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王氏曰：史不止於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通考：趙氏惠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芈，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存疑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是王者之義，不是。○淺說：夫春秋所記之事固多言乎齊桓晉文，其間之文固皆出於當時史官，而其大義所在，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所以嚴名分而正綱常者，乃吾夫子假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之新法。

以裁定之，而他人不能與也。故孔子嘗自謙曰：其義則丘嘗竊取之矣。此春秋所以為史外傳心之要典，非特如國史之主於記事者也。○其文則史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五伯獨舉桓文，猶四時獨舉春秋也。但彼是錯舉，此其盛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大註竊取者，謙詞也，不必依蔡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若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却是此意。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太註下文云：意亦如此，則又以為同者何也？蓋言斷之在己，意同也。若竊取是有德無位，意則本分之辭，非謙辭也。○或曰：朱子論春秋，孔子只是據事直書，是非有意立某字，含某意，及至作綱目，却又是以一字藏褒貶，何也？曰：如子臧父則為弒，無罪而殺其臣，則為殺，有罪則為誅，如此之類，正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魯史為？蓋正緣魯史舊文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脩之耳。必如愚此說。○此又承上然後二說不相反而且自相發明也。



四書脈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

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

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峰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

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

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辯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

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

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

夫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

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

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

春秋則微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

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

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曰四世而總音思服之窮也五世祖音怛免音問殺音所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

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

麻其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滅殺

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

去節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

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

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

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

平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經然則袒問亦

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其高

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

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

冠為之袒褻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滅殺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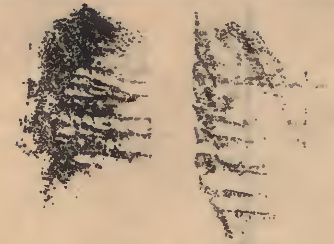


也。其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通考：襲氏高禮曰：祖免，祖謂不服布而常服，免謂布幘帽之狀。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附蒙引問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畢竟是甚麼，曰：以德業之遺於後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照看孔子之澤，是甚麼。餘可類推。○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為槩以五世。曰：孟子此語，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槩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君子小人蓋以位言，無上下之別。

五十一

讀本

徐徽弦曰：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四書脈曰：分明欲表章捍衛以待後之學者，非善一身已也。



皆五世而斬也。孔子則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然三十年亦為一世者，大約世數人到三十年便有子。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又言私淑艾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

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

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

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畢 適喜齋



自謙之辭也

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雙峰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願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存疑私淑諸人言把孔子之道私竊以善其身於在人處註嫌其句僻且長難讀故轉用之曰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此終

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

矣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

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大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見孟子以道統自任無有乎爾之云亦是此類雖為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

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傷廉與

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通考東陽

困勉錄曰此章蓋就事之介在可否之間者而明過猶不及之義又曰大全引存疑淺說俱重下二段又曰朱子謂此段與再斯可矣相似此項善有益再斯可矣是初思再思同底此段是初思與再思不同底故只云相似然引此似更妙



份按與傷惠者就其可以無與而與之時即便傷於惠矣正不須到財或不贍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時也

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傷惠傷勇是反辭難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

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

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然自己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尙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廉。惠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

讀本

○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徧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斷。○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乍看似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淺說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失之不及。則有害也。失之太過。獨無害乎。夫不苟取之謂廉。及其禮物之饋。初見若可取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取焉。既不當取。則執而勿取可也。乃不能自斷。而竟取之。是謂苟取。而有害於廉矣。以物與人。之謂惠。彼其將有所與。初見若可與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與焉。既不當與。則執而勿與可也。

離婁下

適喜齋



讀本  
乃不能自決而竟與之雖曰惠而非惠之正也則亦  
反害其惠矣不愛其死之謂勇彼其變故之來初見  
若可死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死焉既不  
當死則執而勿死可也乃不勝其忿而竟死之雖曰  
勇而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害其勇矣夫過取固傷廉  
也至於過與猶為惠過死猶為勇今日傷惠傷勇而  
與傷廉者等焉可見天下之事惟中為貴  
而失之過者猶失之不及也何貴於過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初患夏

自立後為家眾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

食死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  
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孟子大全 卷之八 離婁下 三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

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

釋二人名中之字

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

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

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

作木反

也扣輪出鏃令

平不害人乃以射也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

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

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

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思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維矣○雲峰胡氏曰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泚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蒙引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迫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迫之或謂迎擊者非也觀下文發乘矢而後反則子濯果遁矣○乘矢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



翼註曰此章重在條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居欲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困勉錄曰君子之不敢為惡必欲為善者非徒欲求合於天人也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感應之速以為下等人說法爾○莊忠甫曰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欲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度於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鬼神哉四書釋地續曰西子美婦人未詳何所惟劉賡註行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絕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

翼註曰首節言理本自然次節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困勉錄曰沈無回云此章為苦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告子言性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鑿之以仁義外故孟子云云按此皆行註斷不可從○份按說叢云首節是欲人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愚觀總註云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蓋言能順吾性自然之故而行斯為大智非欲人由性發智之謂也

孟子卷之八

讀本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去聲

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

人以自新也前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

潔者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戒者歟一自汚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人

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然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

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

知然其發見形制反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去聲見如字故

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

五十一

離婁下

墨

過喜齋



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

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鞠之使過頽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峰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迹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蒙引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為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若言謂性以故利為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智分言行矣俱是牽捏○存疑性是無形影底物如何說得是故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即其故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皆是以其故言○故者以利為本利順也對害逆說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蒙引故者



吳因之曰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可整最重下文不必整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莊忠甫曰君子不惡惡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味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并失其利矣故君子惡之也

仇滄柱曰雲峰胡氏以五性有智為說劉上王纂序說約過到次節云如吾性中有智云云子每闕此苦於書目不

以利為本此是發明其所謂故者之本旨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去聲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峰胡氏曰孟子

酒及觀淺說過到此節云天  
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  
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  
條理且能喚起行所無事句  
份按此章尤重在利字言利  
巧故在其中故總註事物之  
與莫非自然數語專以利言  
之辭東隱曰天與星辰之故  
亦只是利而已然則末節如  
何可說却利字即新陳氏  
次節獨利末節屬故之說蒙  
引駁之甚當

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  
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  
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  
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  
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  
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  
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  
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小智矣  
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附存疑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務穿鑿而不順  
利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至則智亦大矣是解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  
智亦大智大則無惡矣○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即  
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  
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  
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畢竟是小智也故  
曰則無惡於智矣又曰則智亦大矣可知是指當時



之小智者。存疑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行智者則例。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

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

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

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

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

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

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

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

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

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

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通考。趙氏惠曰

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仁山

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

五之八 離婁下 是 遙喜齋



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  
 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時故三候十五日為  
 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白可以計  
 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  
 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  
 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  
 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  
 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  
 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  
 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  
 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  
 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  
 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  
 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  
 了○宋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宋漢晉  
 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

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  
 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精  
 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  
 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  
 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  
 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日  
 至謂冬至之日也麤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  
 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  
 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  
 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言性  
 自理言通言事物之理而人心之理在其中也非專  
 論性也○存疑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  
 易也言天之高星辰之遠其日至之度至難得也苟  
 即其故求之無有不得而况事物之近苟即其故求  
 之豈有不得其故者哉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也故  
 許口何以穿鑿為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蒙引苟  
 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千歲之日至依朱子  
 說只是既往者○日至之度究竟來是就星辰上推



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為體。存疑蓋治曆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處歷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淺說千歲亦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有但要。○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上古者方為曆元耳。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是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巳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數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

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行度少有差錯久人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通考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時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此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存疑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未節言順自然之不難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雙峰饒氏曰行字當音

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存疑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存疑進而與右師言乃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進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蒙引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啣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利音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百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者歷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

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

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朱子曰孟

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而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



份按聖賢之言無所苟也云云與上本一條乃答何叔京書大全悞分爲二份按或問云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然愚聞之師曰陳司敗云云今既將愚問之師曰以上刪去乃獨留此問字何也

份按吳因之云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蓋首節是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仁禮決在用上看非以此爲存於心下方施於用過下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禮存心者何如蒙引云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二說不同愚謂蒙引之說雖亦有理然畢竟因之之說爲長蓋以仁

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變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爲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序列班行階有許多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部尚書故是一班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尚書又在戶部尚書之上戶部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蒙引大註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朱子何據而言曰只據本文朝廷弔而言不然在公行子之家行禮安得言朝廷○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朱子又何據而

言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滕也還是孟子爲正王驩爲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問我本有此

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峰饒氏曰以是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三 讀本



禮存心即後非仁無為非禮  
無行意所謂存於心而不忘  
者非只空空存於心上便應  
兼處事接物說輔氏謂以仁  
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  
於是禮存心而不忘如視  
聽言動必以禮可見非空空  
只存在心上之謂也但以仁  
禮存心二句是虛籠愛人敬  
人二句是指其實言之耳○  
君子以仁禮存心正是君子  
異於人處因之謂仁者愛人  
五節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  
終身之憂節見君子異於人  
將異於人二句折作兩截非  
是

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  
我心此心常存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  
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  
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  
正位淺說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  
心到愛敬方說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  
對存字說存心不苟正是以仁禮存心也○蒙引此  
仁禮看來都是愛敬之心言仁亦偏言者也輔氏云  
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  
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此說不用存疑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二句是總腦下文三自反正  
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以  
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是就其發於外者言蒙引曰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  
仁無為非禮無  
行兼內外非是

###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說到本原上去  
吳因之曰仁者愛人五節勿  
以愛人敬人為仁禮施於常  
三自反為仁禮施於變作兩  
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  
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  
說統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  
消愛人敬人是矣何必說到  
人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  
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此  
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四書  
脈曰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  
而然正是存存不懈也○吳  
因之曰註仁禮之驗因人省  
已故謂之驗非效驗也又曰  
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愛敬之  
施說言有人焉乃我之素所  
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有  
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  
正足上我必不仁必無禮意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存疑  
向一氣緊緊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  
仁者愛人以下承承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言  
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  
如仁者則愛人云云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反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  
不仁必無  
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慶源輔氏曰強暴橫  
也不順理逆也○雙

卷之八 離婁下 三



我果仁禮此物不宜至其至焉者必仁禮之未盡耳又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較也不要說是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意發揮不可做君子棄之之意若只如尋常人所謂道之度外不要理他使非有容之體不能以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丁君子見其為妄人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翼註曰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已○困勉錄曰按大至南軒是言必自反而忠然後可斷彼為妄妄言困之淺說其言我既忠而彼為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又曰又何難焉家引謂即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

意極是又謂雖有卒至之變而不以為患也只是心無愧也前而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這還是為他難此却不見蓋難非有愧之謂霍林謂患是煩惱亦帶意得之

份按存疑云終身之憂二句是括上五節之意說統云終身之憂一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愚謂一朝之患即橫逆之來也無一朝之患即三自反而

孟子卷之八

峰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倣此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

不盡其心○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之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

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及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後說既曰妄人則與禽獸何異哉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為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蒙引又何難焉言不為之橫於胸中也置之不較也此正所謂無一朝之患與君子不忠者大註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不要說是不必難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音 適喜齋



不與之校也若終身之憂自  
應又進一步說非括上五節  
也玩經文乃若則有之語氣  
自見○天下有聖人有鄉人  
有妄人三自反而不與妄人  
校則無一朝之患矣恐其未  
免為鄉人而以聖人自期此  
所以有終身之憂也○如舜  
工夫固亦不外乎仁禮二者  
然欲超越鄉人而與聖人為  
徒則較之不與妄人校又進  
一步矣○君子以仁禮存於  
心是通章總冒下文言其不  
以一朝橫逆之來為患而終  
身以仁禮不能如舜為憂皆  
其存心之異於人處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趙氏曰集註不

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  
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  
而故無後憂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  
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為舜極其變而不失  
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  
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  
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  
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  
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  
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脩省之功  
而陷於苟且頽墮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日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末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  
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  
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  
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  
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  
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附說君子有終  
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終身之憂則有之何也  
以為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盡仁禮而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憂不得如舜而已矣故曰君  
子有終身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矣何  
也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為也以禮存心而非禮  
無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  
逆率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  
置之妄人而已處之泰然畧不少動其心  
而為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朝之患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三 適喜齋



事見形削反前篇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

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灾也只  
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  
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  
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輔氏

份按蒙引云禹稷顏回同道本文以道言而集註曰其心一而已矣者承上文聖賢之道言也心即道之所從出也

又云心亦道也道字虛而廣性情志意德行功業都說得道此則以心言此正與離婁上堯舜之道道字一般亦生在心者言輔氏解道心字義不必用存疑云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此便見同道處蓋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脩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已矣又在先一步故總言其心無不同事則所道以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當如此看愚此說與蒙引異蒙引就把心言道說學者詳之又云此道同道本就事上說集註屢提出心來解者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私故能隨所寓而盡其道困勉錄

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民者脩己之驗脩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存疑此章大意謂禹稷顏回一則進而救民一則退而脩己其事不同矣然其實禹稷顏回同道何也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禹任治水之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不能盡職而溺之稷任稼穡之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不能盡職而飢之是以過門不入如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故得從容獨樂於陋巷之中也可見禹稷之救民是其道當救民顏子之脩己是其道當脩己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所以為同道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已責而救之急也



取存疑之說愚謂蒙引之說為長既總註只說心無不同絕不更說道字分明以心印為道也○困勉錄謂此章依存疑則通章俱就達道說而集註數心字則就大本說在本章心外依蒙引通章俱兼大本達道說愚謂此章皆就用上說乃是達道非大本也即存疑之意亦不皆以心字為大本當更商之○大本達道之說起於輔氏愚謂聖人之心無所偏倚二句恐不是指大本程子云不偏之謂中朱子採入章句中可謂已發亦可云無所偏倚也蓋此處用不着過不及字樣故以無所偏倚言之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則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濠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中也  
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脩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蒙引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譬喻

曰兩由字大金蒙引作猶字解存疑如字存疑似長○湯霖林曰由已二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吳因之曰禹稷唯身任其責故以為憂非有心於憂天下也顏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為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  
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去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遠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趙喜齋



易地皆然則竟拜舉矣無不  
皆然也須大有見  
困勉錄曰新安陳氏解纓好  
但必以為遇沫則太拘矣

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未一致也。故程子曰：有  
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  
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  
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來救天下  
之闕，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闕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  
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  
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  
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  
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  
以語默云為，達道也。皆持中也。○存疑：夫道者，事物  
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事則為  
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然此  
事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  
其為理則一也。譬之甘辛，鹹不同，其為味一也。青  
黃赤白不同，其為色則一也。故禹稷顏回救民脩己，  
不同而同於道。曾子子思遠害死難，不同而同於道。  
微子箕子比干，生死不同，而同於仁。齊薛宋之餽金，  
辭受不同，而同於是。豈惟是哉？古先聖王因時而治，

立法創制，不能盡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故忠質文  
所尚不同，而同於禮。威英韶濩之樂不同，而同於和。  
唐虞三代之禪受，征伐不同，而同於義。以至三代而  
下，伯王迭興，其治雖不能純乎古，然皆隨時足以為  
治。其道亦未嘗不同也。學者了此，  
斯可與論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段二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三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  
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據此皆  
未見其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  
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

四書釋地又續曰：顧麟士云  
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  
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  
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  
蓋章子是字，今去邦子字，猶  
之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  
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  
也。皆非也。按戰國策：齊宣王  
與羣臣皆稱為章子。蓋於人  
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  
稱。謂田盼人稱為盼子，田嬰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趙喜齋



人稱爲嬰十田文人稱爲文  
以及秦魏再亦稱爲冉子  
行此類

讀本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大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而重

夫章子于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雙峰饒氏曰章

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于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

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并反又必正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

曰此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但爲身不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

離妻下 適喜齋



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蒙引使章所犯非責善便可責了。使章既以責善得罪

於父而又不知自責。亦可絕了。惟此兩節未至可絕之地。所以孟子矜之。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

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云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

自責則如此。在他人則猶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存疑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

為也已矣。無他之辭。○此章之旨於眾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

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已至仁則不忍苛責

於人。新安陳氏曰不徇眾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

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朱子曰孟子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

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出妻

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

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

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

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

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之

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

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

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

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

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峰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

他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



四書釋地曰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越王勾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為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

則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為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為魯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拘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蒙引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人也寇退則曰脩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不必說沈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氏曰子思難無

死難之事然寇呼去聲其事不同者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

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

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

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因其所遇而

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焉勇於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附淺說此章當與禹稷顏回章並看○蒙引子思臣也微也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

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古竟反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



份按此章依蒙引南軒則皆云真  
有此事有疑則云未必  
有此事因勉謂存疑不是愚  
謂孟子只是設言之耳當以  
存疑為是

四書釋地曰余每讀東郭墦  
間之祭者越註墦間郭外塚  
間也以為此古墓祭之切證  
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

蔡邕從車駕上陵而問坐者  
曰墦間不墓祭魏文帝黃初  
二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  
制曰禮不墓祭北言既與下  
到今紛紛擢述皆以墓祭為  
非自雖高明如顧炎武寧人  
亦惑於其說余謂孟子且勿  
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  
都德政蓋於茲名曰靈臺  
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  
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  
曰惟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遠  
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子周  
本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  
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平  
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朱子  
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指  
此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  
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  
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

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  
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  
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  
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  
傾倒盡  
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醜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  
者乙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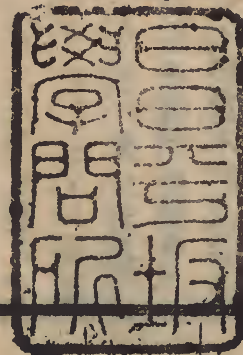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矐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矐其妻妾施音進又音異  
墦音幡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通考吳氏程曰因儲子  
有矐夫子之語遂發矐  
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揜則可矐君子  
言行如一何矐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  
良人夫也  
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  
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言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三 施喜齋



歲時奉祠孔子家嘗有非禮  
之爭而敢輒上聖人之家者  
我



既今欲錄此書以遺學  
歸曰雖不為祭且言禮典  
二平端曰六禮祭自其  
曰問古不莫祭陸文帝黃  
蔡高次車道七則也同坐

孟子卷之八

讀本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曰意謂子  
 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  
 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  
 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勉齋  
 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  
 務為卑鄙無所不至惟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  
 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  
 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哆然自視不勝其  
 大可賤甚於乞憐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  
 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未後  
 孟子次全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paper texture.]*



